

後漢藝文志

後漢藝文志卷三

姚氏學

子之類十有二曰儒家曰道家曰法家曰兵家曰農家曰雜家曰小說家曰天文家曰歷算家曰五行家曰醫家曰雜藝術家

程曾孟子章句

曾始末見經部五經總義類

范書儒林傳曾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

馬國翰輯本序曰孟子程氏章句隋志不著錄佚在隋前諸書亦絕少徵引惟宋熙時子所注孟子外書第三篇引有一則按宋時所傳殘本孟子外書四篇其中有程氏注一條似殘本所原有未必出熙時

子所引

按孟子外書自趙臺卿始闕而不取前此固未嘗有
議及之者程秀升卒於建初中遠在臺卿之前今觀
外書中所注知其本猶是漢志之十一篇

鄭玄孟子注七卷

玄始末具經部易類

隋書經籍志孟子七卷鄭玄注唐經籍志同藝文志鄭
玄注孟子七卷

臨海洪頤煊讀書叢錄曰史記五帝本紀堯知子丹朱
之不肖索隱引鄭玄曰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也疑卽
孟子注

鄭學錄曰孟子注隋志七卷唐後亡唯史記五帝本紀
索隱引鄭玄曰一條是其遺文僅見者

馬國翰曰後漢書本傳詳列所著書不言孟子而隋志有孟子七卷鄭玄注唐志亦有鄭玄注孟子七卷未知何據或爲鄭學者依託其說而成此書歟今佚傳記絕無徵引茲取玄注諸書中所引孟子及隱括孟子義者輯錄以補缺遺

趙岐孟子章句十四卷

岐始未具史部雜傳記類

范書本傳岐少明經多所述作著要子章句傳于時

惠棟後漢書補注吳氏補遺曰刊誤曰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就令有之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之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仁傑按古文要作嬰與眈相近疑孟與眈通岐傳作眈子章句而訛作嬰耳水經清漳水出大

黽谷注云大要谷類此棟案劉氏既有刊誤而萬歷廿四年國子監本遂刊去要字改爲孟子章句殊失古意此傳仍當作要而存劉氏刊誤乃得其實

岐題辭曰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引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也又曰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迄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余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邁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何勤如焉常息肩施擔于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

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予困吝之下精神遐漂靡所
濟集聊欲係志于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唯六籍之學
先覺之士釋而辨之者旣以詳矣儒家唯有孟子闕遠
微妙緼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于是乃述己所聞證以
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
卷

隋書經籍志孟子十四卷齊卿孟軻撰趙岐注唐經籍
志孟子十四卷孟軻撰趙岐注藝文志趙岐注孟子十
四卷注云孟軻

四庫提要曰是注卽岐避難北海時在孫賓石家夾柱
中所作按夾柱卽本傳所謂藏岐復壁中是也賓石名
高時年二十餘及興平元年岐奉使荊州督租

糧時嵩亦寓于表表不為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
因其上為青州刺史北海郡屬青州刺史部也

高誘孟子章句

誘始末具經部禮類

誘注呂氏春秋自序曰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
畢訖

侯志曰高誘正孟子章句見呂氏春秋序似是正程曾
之書也

馬國翰輯本序曰誘自言正孟子章句其書久佚故歷
代書志不著錄宋熙時子注孟子外書引高氏誘二則
此外亦無引之者焦循作孟子正義頗得于古訓以誘
所注諸書多及孟子尚可攷見乃詳取呂氏春秋淮南
子戰國策三注凡涉孟子者彙集之附于序說茲就所

集次第編錄並熙時子所引合訂成卷以存漢學

俞樾孟子高氏學錄要曰漢高誘自言嘗正孟子章句而其書不傳因就高氏所注呂氏春秋淮南子戰國策中刺取其有涉孟子者以存高氏之學如楊子拔一毛句高本作拔忻一毛此等處亦可云一字千金矣

劉熙孟子注七卷

熙始末具經部禮類

隋書經籍志孟子七卷劉熙注唐經籍志同藝文志劉熙注孟子七卷

經義攷曰劉熙注孟子李善文選注凡三引之

馬國翰輯本序曰熙于後漢書無傳附見三國吳志程秉辭綜二傳中知熙嘗居交州焦循孟子正義引綜傳

以爲相傳安南太守者亦以其在交州而譌非南安之誤也。晉李石續博物志云：漢博士劉熙熙注孟子隋唐志並云七卷。今佚。史記漢書文選等注尙有徵引。而經文往往與今本不同。蓋所據之本劉與趙異。宋熙時子傳孟子外書四篇。其第三引劉氏熙一則。案熙注七卷無外書。不知熙時子何據。姑依錄之。

按經義攷言李善三引劉熙注。今按選注所引凡二十餘條。其琴賦注引劉向孟子注云：搜牽也。一條證以重刊宋本亦劉熙注。余氏蕭客古經解鈎沈載劉向孟子注亦因此誤。

又按熙時子傳外書殘本中有高誘劉熙傳注。則此

兩家所注並是漢志之十一篇隋志但載劉注七卷
或非其全

劉陶復孟子

陶始末具經部書類

范書本傳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匡老子反韓非復孟
軻

惠棟後漢書補注韓非有解老喻老之篇故陶作書匡
老子之失反韓非之說而折中于孟子也

侯芭太玄經注

芭始末具經部書類

漢書揚雄傳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按

芭下斂子字已
具詳釋部詩類

論衡案書篇曰楊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非私

同門雲鋪共朝覩奇見益不爲古今變心易意實事貪
善不遠爲術併肩以迹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

北宋刊范望注本題記曰楊氏始作之本已畫方州部
家四位定五行之數分七百二十九贊爲天地人三玄
惟宋陸注本不畫首象其餘侯芭虞翻注本並畫首象
唐王涯說玄立例篇曰自揚子雲研機搯數制玄經
唯鉅鹿侯芭子常親承雄學然其精微獨得章句不傳

按章句至唐已
亡故曰不傳

太玄經釋文題識曰此本自侯芭虞翻宋衷陸績互相
增損傳行于世非後人之所作也

按已上諸說則侯芭有太玄注後人又從注本中

出爲釋文苞之注本則雄原定天地人三篇首衝錯
測攤瑩數文視圖告十一篇凡十四篇也

鄒邠玄思

論衡案書篇曰東番周伯奇囊囊文雅之英雄也觀伯
奇之玄思揚子雲不能過也

按陸績述玄云昔嘗見同郡鄒邠字伯岐與邑人書
歎揚子雲所述太玄連推求玄本不能得云云卽論
衡所謂東番鄒伯岐也與陸績同郡則會稽人然攷
兩漢地理郡國志無東番縣東番疑卽會稽東部然
則伯奇卽伯岐名邠與趙臺卿名岐
字邠卿取義同會稽東部人今
台州郡縣地也仕履未詳時吳會尙未分郡陸績稱

同郡者蓋據邠時地域言之

按晁氏讀書志引鄧元亨太玄疏序云吳郡鄧

伯岐求本不能得其言蓋亦據陸績述玄其云吳郡鄧伯岐者因陸績稱同郡而誤會又陸績求本不得

誤以爲鄧伯岐

張衡玄圖一卷 衡見經部禮類

范書本傳衡常耽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始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又曰所著巡詣懸圖凡若干篇章懷注曰衡集作玄圖蓋玄與懸通 按巡詣即東西南北巡狩詣 隋書經籍志天文篇玄圖一卷不著撰人

太平御覽天部引張衡玄圖曰玄者包含道德構掩乾坤
燦籙元氣稟受無源又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
作于太始莫之與先亦見文選盧子諒賦現詩作又文選吳都賦注
引云臬羊喜獲先笑後悲

侯志曰康按據李賢本傳注則玄圖本在衡集中而隋
志有玄圖一卷無撰人必出張衡無疑蓋後人析出別
行也

按太玄十一篇中有玄圖一篇據選注御覽所引蓋
卽解釋此篇隋志以爲玄象編入天文類實不然也
其書亦編入本集亦別本單行

張衡太玄經注

常璩蜀郡士女贊揚雄以經莫大于易故則而作太玄
又曰其玄淵源懿後世大儒張衡王子雍等皆爲注解
按本傳但載與崔子玉論太玄而不言其爲太玄注
常道將所云似卽因玄圖而牽合其說若是則平子
但有玄圖一篇之解耳今從侯志并存之

崔瑗太玄經注

瑗始末具經部小學類

范書崔駰附傳瑗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
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篤相友好

陸績述玄引張平子與崔子玉書曰乃者以朝駕明日
披讀太玄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以其滿汎故故
時人不務此非特傳記之屬心實與五經擬漢家得二

百歲卒乎所以作興者之數其道必顯一代常然之符也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己精思以揆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以待能者

常道將蜀郡士女贊揚雄太玄大儒張衡崔子玉宋仲子等皆爲注解

按本傳不載有是書常道將言之鑿鑿必非無據

宋衷太玄經注九卷

衷始末具經部易類

陸績述玄曰章陵宋仲子爲作解詰仲子以所解與張子布績得覽焉仲子之思慮誠爲深篤然玄道廣遠淹廢歷載師讀斷絕難可一備故往往有違本錯誤夫玄

之大義撰著之謂而仲子失其指歸休咎之占靡所取定雖得文間義說大體乖矣

隋書經籍志揚子太玄經九卷宋衷注唐日本國見在書目揚子太玄經十三卷宋衷注唐藝文志宋仲孚注太玄經十二卷朱志玄測一卷漢宋衷解

經義攷曰新唐書藝文志有宋仲孚太玄經注十二卷考隋書及舊唐志俱無之疑卽宋仲子注書子爲半因譌字耳

按宋注太玄今見于司馬溫公集注中者尙有七十
七條輯而錄之猶可成卷宋藝文志有宋衷解太玄
義經訣十卷李沂集

當是太玄經義訣
寫者誤刪其文

蓋亦輯宋仲

予注而附己所云云謂之義訣

陸績太玄經注十卷

績始末具經部易類

績述玄曰鎮南將軍劉景升遣梁國成奇修好鄆州奇將玄經自隨時雖幅寫一通年尙暗稚甫學書毛詩王誼人事未能深索玄道真故不爲也後數年專精讀之半歲閒饑覺其意于是草牒注解未能也章陵宋仲子爲作解詁修奇復銜命訪盟仲子以所解付奇與安遠將軍彭城張子布績得覽焉績智慧豈能宏裕顧聖人有所不知匹夫誤有所達故遂卒有所述就以仲子解爲本其合于道者因仍其說其失者因釋而正之所以不復爲一解欲令學者瞻覽彼此論其曲直故合聯之

耳績不敢苟好著作以虛譽也庶合道真使玄不爲後世所尤而已

常璩蜀郡揚雄贊云其玄淵源茲後世大儒張衡崔子玉宋仲子王子雍子雍皆爲注解吳郡陸公紀尤善于玄稱雄聖人

隋書經籍志揚子太玄經十卷陸績朱衷撰按撰當爲注唐

經籍志揚子太玄經十二卷揚雄撰陸績注藝文志陸績注揚子太玄經十二卷宋志玄測一卷漢宋衷解吳陸績釋之

按玉海藝文擬經類云揚氏本自玄首已下至玄告凡十一篇並漢宋衷解詁吳陸績釋而正之爲述玄

並依舊本分贊辭爲三卷一方爲上二方爲中三方爲下次列首衝錯測攤瑩數文規圖告十一篇晉范望始合爲十卷據此則揚氏舊第實十四卷惟七錄載吳虞翻注本卷數相符宋衷注當亦十四卷陸注與宋注聯合爲編而陸有述玄一篇當是十五卷惟子略所錄息林舊目卷數相符隋唐志所載九卷十卷十二卷者皆疑非宋陸原第宋陸雖不注本經而本經三卷並不棄置也

侯苞法言注六卷

侯苞即侯苞詳見經部詩類

漢書揚雄傳鍾鹿侯苞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及卒侯苞爲起墳喪之三年

隋書經籍志梁有揚子法言六卷侯芭注亡

侯志曰御覽九百二十二引揚子法言侯芭注

宋衷法言注十三卷

隋書經籍志揚子法言十三卷宋衷撰按此當唐經籍

志十卷藝文志宋衷注法言十卷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宋衷法言
注

右法述前代書

桓譚新論二十九篇譚始末具經部案類

新論曰余爲新論述古今亦欲興治又曰譚見劉向新

序陸賈新語乃爲新論謂前六百二引此條按氏
可附輯本以爲本注篇文

范書本傳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
上書獻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
之

章懷太子曰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
見微六譏非七啟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
十二道賦十三辨誠十四述策十五閱友十六琴道本
造閱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日光武讀之
敕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琴道未畢但有
發首一章

論衡超奇篇曰桓君山作新論論世閒事辨照善否虛
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

山爲甲定賢篇曰世閒爲文者眾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之論可謂得實案書篇曰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又曰君山之論難追

隋書經籍志桓子新論十七卷後漢六安丞桓譚撰唐經籍志桓子新論十七卷桓譚撰藝文志同

嚴可均輯本序曰桓子新論宋時不著錄羣書治要所載十五事當是求輔言體見微譴非四篇意林所載三十六事當是十三篇惟少本造逆策閔友三篇各書所載又三百許事合并複重聯屬斷散凡百七十二事依治要意林次第以類相從定爲三卷諸引但舉道有篇名餘無篇名今望文分繫仍即各篇舊名取便檢閱

山博學多通同時劉子駿七略徵引其琴道篇

謂文選琴賦注

引七略雅暢第十七曰琴道云云是證意林所載正是發首一章故劉歆採用之也

揚子雲難窮

立毀所作蓋天圖其後班孟堅漢書據用甚多王仲任論衡超奇篇佚文篇定賢篇案書篇對作篇皆極推崇至謂子長子雲論說之徒君山爲甲則其書漢時早有定論惜久佚失所得見者僅此然其尊王賤竊非同識無仙道綜覈古今倘僂失得以及儀象典章人文樂律精華略具則雖謂此書未嘗佚失可也

鄒邠檢論

邠見前

論衡對作篇曰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又恢國篇云鄒伯奇論桀紂之惡不若亡秦亡秦不若王

芥

按此所引似
卽檢論中語

牟子二卷

牟融撰

范書本傳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
侯尙書教授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爲豐
令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爲司隸校尉八年代包咸爲大
鴻臚十一年代鮐陽鴻爲大司農融經明才高善論議
朝廷多服其能明年代伏恭爲司空肅宗卽位代趙熹
爲太尉與熹參錄尙書事建初四年薨

又儒林傳曰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尙書

隋書經籍志牟子二卷後漢太尉牟融撰唐日本國書
目同

按兩唐志道家有牟子二卷牟融撰其書亦名理或
論乃靈獻時蒼梧人所作一云牟子博所傳與此別
爲一書

韋卿子十二篇

韋彪撰彪見史部故事類

范書本傳彪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
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于進趣三輔諸儒莫
不慕仰之又曰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

唐子三十餘篇

唐羌撰

范書和帝本紀舊南海獻龍服劄支十里一置五里一
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唐羌縣接南海乃上
書陳狀帝下詔敕太官勿復受獻山是遂省焉

謝承書曰唐羌字伯游辟公府補臨武長縣接交州舊
獻龍眼荔支及生鮮獻之驛馬晝夜傳送至有遭虎狼
毒害頓仆死亡不絕道經臨武羌乃上書諫帝從之章
報羌卽棄官還家不應徵召著唐子三十餘篇
惠棟後漢書補著羅泌曰羌本名堯後人惡其僭而改
之

陳忠搢紳先生論

范書陳寵傳寵沛國浚人也子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
徒府三遷廷尉正擢拜尙書使居三公曹以久次轉爲
僕射遷尙書令安帝時常侍江京李閔等皆爲列侯共
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爲野王君思內懷懼憚

而未敢陳諫乃作搢紳先生論以諷文多故不載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明年出爲江夏太守復留拜尙書令會疾卒

王子五篇

王灌撰錄王祐語

常璩廣漢士女贊王祐字平仲邠人也少與雒高士張浮齊名不應州郡辟命司隸校尉陳紀山名知人稱祐天下高士年四十二卒弟獲

舊校云獲一作灌

志其遺言撰王

子五篇東觀郎李勝文章士也作誅方之顏子列書學官

又三州士女目錄曰文學高士王祐字平仲邠人也弟灌有文才而不悉行事也

王逸正部論八卷

逸始末具史部地理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王逸正部論八卷後漢侍中王逸撰

亡

馬國翰輯本序曰七錄儒家有正部論八卷隋志云亡唐志不著錄佚已久馬總意林載正部十卷或因庾仲谷子鈔之舊目也意林引十三節類聚御覽等書亦引之或作王逸子卽正部也今輯佚文爲卷書多勛學語亦每論當代著作如謂淮南浮僞而多恢太玄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皆確當不易云

侯志曰意林引一條云淮南浮僞而多恢云云其自負

蓋出數書之上也

按范書儒林傳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蓋合併著于篇此論當在二十一篇中子鈔著錄十卷七錄八卷阮庾同時所見不致互異似仲容并其他文字二卷爲十卷文貞處士分析編類以後二卷入之別集歟書鈔引王逸折武論當卽此書之一篇

王符潛夫論十卷

范書本傳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于俗自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

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譏物情足以觀當時風政符竟不仕終于家

隋書經籍志潛夫論十卷後漢處士王符撰經籍志潛夫論十卷王符注按注當爲撰藝文志王符潛夫論十卷

宋志同

晁公武讀書志後漢王符節信在安和之世隱居著書三十六篇范曄取其貴忠浮僞真實愛日述赦等五篇以爲足以觀見當時風政頗潤益其文後韓愈亦贊述赦旨意甚明云

四庫提要曰今本凡三十五篇合敘錄爲三十六篇蓋

猶舊本卷首讚學一篇論勵志勤修之旨卷末五德志
篇述帝王之世次志氏姓篇考譜牒之源流其中卜列
相列夢列三篇亦皆雜論方技不盡指陳時政范氏所
云舉其著書大旨爾范氏以符與王充仲長統同傳體
愈因作後漢三賢贊今以三家之書相較符書洞悉政
體似昌言而明切過之辨別是非似論衡而醇正過之
前史列之儒家斯爲不媿

蕭山汪繼培箋注序曰此書行于今者有明程榮本何
鏞本元大德本各本簡編脫亂以意屬讀得其端緒因
復是正文字疏證事辭依采經書爲之箋注

馮顥齋說

顥始末具經部易類

常璩廣漢女士贊顓隱居作易章句及刺奢說修黃老
恬然終日

按顓爲梁冀所不善因而去官隱居此說大要爲冀
作也

應奉後序十二卷

奉始末具史部史鈔類

范書本傳奉少聰明自爲兒童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
記讀書五行並下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

華嶠書曰奉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
了者後序十餘篇爲世儒者

隋書經籍志梁有後序十二卷後漢司隸校尉應奉漢
亡

按范史稱漢書後序章氏隋志攷證曰尋其名義似宜列諸史部今攷袁山松載漢事十七卷華嶠載後序十餘篇范史綜覈其文故合并言之曰漢書後序書或事之謫卽指漢事歟又按漢事本鈔撮漢書稱爲漢書亦無不可奉之書大抵以事蹟編爲漢事而以其所餘言論細碎仿劉向新序之例別爲後序故七錄入之儒家章氏以漢書後序爲一書恐非是

魏子三卷 魏朗撰

范書黨錮列傳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少爲縣吏到陳國從博士卻仲信學春秋圖緯按仲信名逖樊英弟子也又詣

太學授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辟司徒府再

遷彭城令爲九真都尉拜議郎遷尚書被黨議免歸後
寶武等誅朗以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著書四篇號
魏子云

太平御覽四百三十八引虞預會稽典錄曰靈帝卽位
寶武陳蕃等欲誅宦官謀泄反爲所害朗以黨被徵乃
慷慨曰丈夫與陳仲子李元禮俱死得非乘龍上天乎
于丹陽牛渚自殺海內列名八俊

隋書經籍志魏子三卷後漢會稽人魏朗撰唐經籍志
魏子三卷魏朗注按當爲撰藝文志魏子三卷注云魏朗

馬國翰輯本序曰魏子書向列儒家隋唐志並三卷馬
總意林云十卷載十二節其薄冰當口日與蓼蟲二條

文義不完據類聚御覽所引補訂又從御覽文選注輯得五節合錄爲一卷

陳子數十篇

陳紀撰

范書陳寔傳寔潁川許人也子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靡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爲太尉讓于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于官

古文苑邯鄲瀟瀟鴻臚陳君碑曰君旣處隱約潛躬味道足不踰闕乃覃思著書三十餘萬言言不務華事不虛

設其所交釋合贊規聖哲而後建旨明歸焉今所謂陳子者也年七十一建安四年六月卒

魏志陳羣傳注魏書曰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

按魏志陳羣傳云太祖議復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于仁恩者正謂此也蓋卽指陳子書書中有論肉刑事

荀爽新書百餘篇

爽始末具經部易類

范書本傳又作公羊問及辨讖并他所論敘題爲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闕

按七錄有後漢司空荀爽集三卷錄一卷證以本傳

蓋亦從新書中析出重編者

荀悅申鑒五卷

始末見史部編年類

范書本傳獻帝頗好文學悅與或及少府孔融侍講禁
中且夕談論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
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辨論通見政體既成
奏之帝覽而善焉

隋書經籍志申鑒五卷荀悅撰唐經籍志申鑒五卷荀

悅注

按注高
馬撰

藝文志荀悅申鑒五卷

四庫提要曰其書見于隋唐志者皆五卷卷為一篇一
曰政體二曰詩事皆制治大要及時所當行之務三曰
俗嫌皆禮祚誠緯之說四曰雜言上五曰雜言下則皆

泛論義理頗似揚雄法言後漢書取其政體篇爲政之
方一章時事篇正當主之制復內外注記二章載入傳
中又曰此書剖析事理深切著明蓋由其原本儒術故
所言皆不詭于正

荀悅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

范書本傳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

四庫著錄申鑒提要曰後漢書本傳又稱悅別有崇德
正論及諸論數十篇今並不傳惟所作漢記反此書尙
存于世

徐幹中論二十餘篇

魏志王粲附傳始文帝爲五官將好文學粲與北海徐

幹字偉長並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

文學又曰幹與陳琳應瑒劉楨建安二十二年卒

幹同時人

爲中論序曰年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薦疾

大命將頽

接獻帝本紀

建安二十二年是歲大疫此

序附二十三

年者

傳寫誤

二爲三也

裴松之曰魏略曰建安二十三年太子又與元城合吳

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

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

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

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

爲不朽矣

裴松之又曰先賢行狀曰晉清玄體道六行修備聰識

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
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

隋書經籍志徐氏中論六卷魏太子文學徐幹撰梁目

一卷唐經籍志徐天此氏字中論六卷徐幹撰藝文志

徐氏中論六卷注云徐幹宋志雜家徐幹中論十卷

四庫提要曰中論二卷漢徐幹撰幹北海劇人事蹟附

見魏志王粲傳故相沿稱爲魏人然幹歿後三四年魏

乃受禪不得遽以帝統予魏陳壽作史託始曹操稱爲

太祖遂并其僚屬均入魏志非其實也是書隋唐志皆

六卷隋志又注云梁目一卷崇文總目亦作六卷商晁

公武陳振孫並作二卷與今本合則宋人所併矣書凡

二十篇大都闡發義理原本經訓而歸之于聖賢之道故前史皆列之儒家晁公武稱李獻民所見別本實有夏三年制役二篇是其書在宋仁宗時尙未盡殘闕今所謂別本者不可復見于是二篇遂佚不存

王粲去伐論集三卷

粲始末具史部雜史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去伐論集三卷王粲撰亡唐經籍志
伐去論集三卷王粲撰藝文志王粲去伐論集三卷

馬國翰曰隋唐志載王粲去伐論集三卷今佚攷藝文類聚引去伐論一篇題晉袁宏書名同而撰人異按隋唐志均無宏撰去伐論之目以題稱去伐論集釋之當是王粲著論後賢多有擬議一併附入歟

按魏志本傳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去伐論當在其
中此三卷不知集他家爲此論者凡若干篇

文檢六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文檢六卷似後漢末人作亡

宋書大且渠蒙遜傳元嘉十四年河西王茂虔

或作茂健止涼

武宣王蒙遜第三子奉表獻方物并獻書一百五十四卷有文檢

六卷

杜篤女誠

范書文苑傳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
帝時御史大夫篤少博學仕郡文學孫女弟適扶風馬
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爲從事中郎

戰歿于射姑山所著女誠及雜文若干篇

馬叻傳云防賓客奔淩四

方畢至京北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爲食客居門下

曹大家女誠一卷

曹大家見史部雜傳記類

范書列女傳昭作女誠七篇有助內訓卑弱第一夫婦第二敬慎第三婦行第四專心第五曲從第六和叔妹第七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爲書以難之辭有可觀

文心雕龍詔策篇曰戒者慎也馬援以下各貽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也

隋志儒家曹大家女誠一卷又集部總集篇女誠一卷曹大家撰唐經籍志女誠一卷曹大家撰藝文志史部

雜傳記類曹大家女誠一卷宋志傳記類班昭女誠一卷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女誠一卷漢曹世叔妻班昭撰固之妹也俗號女孝經

荀爽女誠一篇爽見前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荀爽女誠見藝文類聚二十三

按類聚明刊本題作魏荀爽魏字誤其文蓋節錄也
爽女采見范書列女傳其死也實由于爽是則其女
不負斯誠而爽轉自忘其所誠矣

蔡邕女訓一篇邕始末具經部禮類

范書本傳所著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凡若干篇

隋志經部小學類梁有司馬相如凡將篇班固太甲篇
在昔篇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蔡邕
女史篇合八卷亡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書鈔一百九御覽五百七十七
引蔡邕文訓又文選女史箴注書鈔未改本一百二十
九御覽三百六十五又四百五十九又七百十四又七
百十八又七百二十又八百十四引蔡邕女誡

謝啟昆小學考文字類蔡氏女史篇七錄一卷此篇當
以四字或三字爲句便于女子初學成誦者首有女史
句故以名篇後世女千字文所由昉也

石儒家凡注解十二家十五部撰著二十二家二十三部綜

三十三家三十八部宋史藝文志有馬融忠經一卷偽書不錄侯志有仲長統昌言十卷今仍從隋

志析人

雜家

馬融老子注融始末具經部易類

范書本傳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尙書列女傳老子

想余注老子二卷

釋文序錄曰老子想余注二卷不詳何人一云張魯或

云劉表魯字公旗沛國豐人漢鎮南將軍關內侯

劉陶匡老子陶始末具經部書類

范書本傳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匡老子惠棟補注曰

陶著書匡老子之失

右注述道家書

巫光養性經

張澍風俗通虬氏篇新注氏族略曰漢有冀州刺史巫捷又有巫都著養性經按光武時涪川巫光字子都有陰道之術卽此人

按抱朴子遐覽篇有按摩經導引經玄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抃經子都經各一卷視其類從似子都經卽此書

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

喬始末見史部雜傳記類

抱朴子遐覽篇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

侯志曰卽覽卷九引養性經曰治身之道春避青風夏避赤風秋避白風冬避黑風蓋卽出此書也

侯氏以其有治身之

語與書名相會故以爲出此書
其實御覽未嘗稱王喬名也

王充養性書十六篇

范書本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到京師受業太學
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
陽市肆閭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
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
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
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
志力衰耗乃造性書十六篇按脫裁節嗜慾頤神自守
論衡自紀篇曰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都丹陽
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

時可懸巖仕路絕志窮無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髮
白齒落日月踰邁儻倫彌索鮮所恃頌貧無供養志不
娛快歷數冉冉庚辛城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著
性之書凡十六篇

牟子理惑論三十七條

自序有曰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
咸來在焉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
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志精于學又
見世亂無仕宦意竟遂不就太守使致敬荊州會被州
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會母卒亡念世方擾擾
非顯己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保真萬物

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
可貴也于是銳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世俗之徒
多非之者以爲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
不能遂以筆墨之閒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
理惑云

又卷末云或問曰子之所解何以止著三十七條牟子
曰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
故法之焉

唐書經籍志道家牟子二卷牟融撰藝文志道家牟子

二卷注云牟融

按此以隋志儒家之牟子謂
即此牟子理惑論恐非是

臨海世廟校刊序曰隋志牟子二卷後漢太尉牟融

撰新舊唐志同梁僧祐弘明集有漢牟融理感論三十
七篇前有自序云一名牟子理感按後漢書牟融傳融
代趙熹爲太尉建初四年薨是書自序云靈帝崩後天
下擾亂則相距已百餘年牟子非融作明矣弘明集題
下注云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子博之名不見于史
據自序云云則牟子避亂交州未嘗居官弘明集作蒼
梧太守牟子博傳豈從其後而署之耶抑別有其人耶
石道家凡注述三家誤注四家綜七家七部

滕撫慎子注十卷

范書本傳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爲涿
令有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風政

修明在事七年道不拾遺順帝末揚徐盜賊羣起朝廷
博求將帥三公舉撫育文武才拜爲九江都尉撫進擊
大破之拜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東南悉平振旅而還
以撫爲左馮翊除一子爲郎撫性方直不交權勢宦官
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胡廣時錄尙書事承旨奏黜撫
天下怨之卒于家

唐書經籍志慎子十卷慎到撰滕輔注藝文志同
馬總意林曰慎子十二卷名到學本黃老滕輔江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滕撫有慎子注十卷

按兩唐志及意林皆曰滕輔注惟嚴氏以爲卽此滕
撫今攷初學記武部類聚軍器部御覽兵部並引後

漢滕輔祭牙文後漢滕輔蓋卽此滕撫撫以郡府中

郎將督揚徐二州連進擊盜賊故有祭牙文之作今

謂祭旗轉寫謬爲輔耳然不傳略不言其注慎子是也

書治要中引慎子有注文頗似漢人語豈卽是耶又

晉有太學博士滕輔七錄載其集見隋經籍志蓋別是一人

王充政務書充始末具道家類

論衡自紀篇曰充又聞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

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

又對作篇曰其政務言治民之道又曰政務爲郡國守

相縣邑令長通陳政事所當尙務欲令全民立化奉稱

國恩

接對作篇又云建初孟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民流
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
奢侈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糜
五穀生起盜賊沈湎飲酒盜賊不絕奏記郡守禁民
酒退題記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
章論衡政務同一趨也則其書有備乏禁酒二篇

李尤政事論七卷

范書文苑傳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
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拜蘭
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
珍等俱撰漢記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

常璩廣漢士女贊和帝召作東觀辟坐
著政時論七篇帝善之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尤有政事論七篇
文亡

崔寔政論六卷

范書崔駰傳駰涿郡平安人仲子
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桓帝初以郡舉徵詣公車
病不對策除爲郎明于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領事數
十條名曰政論指切事要言辨而確確堅也當世稱之仲

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後召拜議郎
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爲五原

太守以病徵爲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白梁
冀誅寔以故吏免官禁錮數年拜遼東太守行道母薨
氏病卒歸葬行喪服竟召拜尚書寔以四方阻亂積疾
不視事數月免歸建寧中病卒

范蔚宗曰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錯之徒不能過
也

隋書經籍志曰正論六卷漢大尚書崔寔撰唐經籍志
崔氏政論五卷崔寔撰其文志崔氏政論六卷注云崔
寔

嚴可均輯本序曰其書成于守遼東後故有僕前爲五
原太守及今遼東耕籍云云未詳其十皇帝初除爲郎

時未得其實其本非宋時已佚失故崇文總目不著錄
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亦無之通志略載有六卷
虛列書名不足據今從萃書治要寫出七篇從本傳及
通典各寫出一篇凡九篇略依意林編次之刺取各書
引見校補譌脫定著一卷其畸零短段三十事不能成
篇者載于卷末治要專取精實而腴語美詞芟除淨盡
然于當時積弊已臚列無遺又曰各書引見或作政論
或作正論又作本論止是一書總凡四十一條

劉陶反韓非

陶始末具經傳書類

范書本傳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匡老子反韓非惠棟
補注曰韓非有解者喻老之篇故陶作書匡老子之失

反韓非之說

石法家注解一家撰著四家總凡五家五部

沈友孫子兵法注二卷

吳志孫權傳建安九年裴松之注吳錄曰是時權大會
官僚沈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欲反友知
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遂
殺之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
曰曰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乃冠博學
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辨乎口
每所至眾人皆默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
之妙三者皆過絕于人權以禮聘旣至論王霸之義當

時之務權斂容敬焉陳荊州宜并之計納之正色立朝
清議峻厲爲庸臣所譖誣以謀反權亦以終不爲已用
故害之時年二十九

隋書經籍志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吳處士沈友撰亡唐
經籍志孫子兵法二卷沈友注藝文志沈友注孫子二
卷

李恂山川屯田圖百餘卷

范書本傳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教授諸
生常數百人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
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
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兖州刺史遷張掖太守徵拜

名媛傳卷之三
三
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遷武威太守坐事免步歸
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與諸生織席自給時歲荒徙
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年九十六卒

楊由兵雲圖

范書方術傳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
政元氣風雲占候爲郡文學掾終于家

常璩蜀郡士女贊曰由學通經緯爲太守廉范文學大
將軍竇憲從太守索雲氣圖由諫莫與尋憲受誅其明
如此

惠棟後漢書補注益部耆舊傳曰由有兵雲圖時竇憲
將兵在外太守高安遣工從由寫圖以進

趙岐禦寇論十章

趙岐未具史部雜傳記類

范書本傳延熹九年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爲禦寇論

章懷太子曰三輔決錄注曰是時綱維不振閭宦專權岐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留中不出

陳愨王寵弩射祕法

范書孝明八王列傳陳敬王羨食淮陽郡立三十七年薨子思王均嗣立二十一年薨子懷王竦嗣立二年薨無子國絕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爲陳王是爲頃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承薨子愨王寵嗣寵弩

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中平中黃巾賊起寵有器弩數千張山軍部亭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眾屯陽夏自稱

輔漢大將軍後爲袁術遣客詐殺陳由是破敗獻帝本紀建安

二年春袁術自稱天子又曰袁術殺陳王寵

華嶠書曰陳遼王寵善弩射其祕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其射至十發十中皆同孔

右兵家凡注解一家撰著四家總凡五家五部

春秋井田記

應劭風俗通佚文謹案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

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
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
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
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
井也

按風俗通引春秋井田記始見范書循吏劉寵傳注
錢辛楣宮詹輯本云又見詩陳風正義初學記二十
四御覽百九十一又八百二十七其書不知何人作
出前漢經義攷春秋類引史繩祖說列唐人之前蓋
誤以爲章懷注所引而未詳攷章懷引風俗通之文
也今以應仲遠所引列後漢人中

王景蠶織法

范書循吏傳王景字仲通樂浪郡人也辟司空伏恭
府三遷爲侍御史十五年拜河隄謁者建初七年遷徐
州刺史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方
有餘而食常不足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
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
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于
官

秦彭度田條式

范書循吏傳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
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爲二千

石者五人故三輔號萬石秦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
庭爲貴人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
爲開陽城門候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
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十頃每于
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
縣于是姦吏跼踏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
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
年轉潁川太守章和二年卒

崔寔四民月令一卷

寔始末具法家類

隋書經籍志四入月令一卷後漢大尙書崔寔撰唐經
籍志四入月令一卷崔寔撰藝文志崔寔四入月令一

卷

按混當
爲寔

經義攷曰按四民月令其書雖佚而賈思勰齊民要術引之特多合以太平御覽所載好事者尙可摭摭成卷也

嚴可均輯本序曰四民月令新唐志作崔寔誤宋不著錄近人任兆麟王謨皆有輯本編次不倫且多望漏王本又誤以齊人月令謂卽四民月令而所采齊民要術有今本所無者六事其文不類未知何據余既輯崔寔政論一卷因兼及此書蒐錄遺佚得二百許事省併重複逐月分章爲十二章定著一卷有注疑卽崔寔撰徵用者或以注爲正文今加注字間隔之而王本所采齊

民要術六事附存侯攷又附錄齊人月令四事免與崔

寔書混

右農家類凡五家五部

高誘呂氏春秋注二十六卷

誘始末其經部禮類

誘自序曰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釋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真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百四言隋書經籍志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高誘注宋注唐藝文志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高誘注宋志呂不韋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誘注

四庫提要曰白漢以來注者惟高誘一家訓詁明質于
引證顛舛之處如制樂篇稱成湯之時殺生于庭則據
書序以駁之稱南子爲釐夫人則據論語左傳以駁之
稱西門豹在魏襄王時則據魏世家孟子以駁之稱晉
襄公伐陸渾稱楚成王慢晉文公則皆據左傳以駁之
稱顏闔對魯莊公則據魯世家以駁之稱衛逐獻公立
公子黜則據左傳衛世家以駁之皆不蹈注家附會之
失然如稱魏文侯虜齊侯獻之天子傳無其事不知誘
何以不糾其謂衛伯說鬼侯之女好妲己以爲不好因
而見醢謂白乙丙孟明皆蹇叔子謂甯戚扣角所歌乃
碩鼠之詩謂公孫龍爲魏人並不善所出亦不知其何

所據又其伯得乎其首及張毅單豹事均出莊子乃于
共伯事則曰不知其出何書于張毅單豹事則引班固
幽通賦竟未見漆園之書亦可爲異若其注五世之廟
曰逸書則梅賾僞本尙未出引詩庶姜孽孽作獻獻豷
鼓逢逢作辭辭則經師之異本均不足爲失也

按嚴氏全後漢文編云誘寶涿郡人舊本呂氏春秋
題河東高誘誤今按誘自序言建安十年辟司空掾
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似舊本銜題致去河
東以上字或題河東監高誘致去監字

許慎淮南鴻烈問詁二十一卷

慎始末具經部孝經類

隋書經籍志淮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許慎

注唐日本國人見在書目淮南子廿一卷許慎注唐經

籍志淮南商詁二十一卷劉安撰

失著注人商詁即開詁之譌此即許慎注

藝文志許慎注淮南子二十一卷淮南王劉安宋志許

慎注淮南子二十一卷

宋蘇頌校上淮南子序曰是書有後漢太尉祭酒許慎

東郡濮陽令高誘二家之注隋唐目錄皆別傳行今校

崇文舊書與蜀川印本泉臣家書凡七部並題曰淮南

子二注相參不復可辨惟集賢本卷末前賢題載云許

標其首背是閒詁鴻烈之下謂之記上高題卷首皆謂

之鴻烈解經解經之下曰高氏注每篇下背曰謂又分

做篇爲上下以此爲異崇文總目亦云如此又謂高氏

注詳于許氏本書文句亦有小異臣頌據文推次頗見
端緒高注篇名皆有故曰因以題篇之語按此謂其篇目下解題

其間奇字並載音讀許于篇下疏論大意卷內或有假
借用字以周爲舟以楯爲術以而爲如以恬爲憐如是
非一又其詳略不同誠如總目之說互相考證去其重

複其得高注十三篇許注十按此十八篇云共每篇下

于高注詳本加
許注本無兩字

袁本郡齋讀書志曰漢劉安作安書二十一篇後漢許

慎注慎標其首皆曰閒詰按此謂其篇目下解題次曰淮南鴻烈自名

注日記上

嘉定錢塘澆亭述古錄曰宋時許注既佚遂以零落僅

存者屏入高注正統道藏本卽宋時屏入之本校通行
高注增十三四其閒當有許注

侯志曰國經堂叢書有許叔重淮南子注一卷

陶方琦淮南許注異同詰序曰繆稱齊俗道應詮言兵
略人閒秦族要略此八篇全無高注亦無故曰因以題
篇等字斯盡爲許氏殘說故注獨簡質宋本題漢太尉
祭酒許慎記上其繆稱篇題首有淮南鴻烈閒詰要略
篇亦題閒詰二字知繆稱至要略八篇篇碼爲許注舊本
無疑開元占經所引淮南閒詰皆許氏說

按蘇魏公及晁氏志所言則許注原本標題首云淮
南鴻烈閒詰太尉南閣祭酒許慎記上閒詰者閒加

訓詁記上者奏記公府而上之也

又按許高二家所據之本傳授不同故蘇魏公引崇文總目云本書文句小異侯志引洪稚存以爲誘采用許君之說恐非是誘未嘗見許君注本

馬融淮南子注

融始末具經部易類

范書本傳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尙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

陶方琦淮南許注異同詁序曰攷淮南之注傳者唯許高二家惟後漢馬融傳言融曾爲淮南子注隋志不錄書已早逸然高誘之師爲盧植植之師爲馬融卽誘自序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是高誘

當親見馬氏注本所云深思先師之訓卽指馬本故音訓之詳確非魏晉以後可逮

按高氏注本每篇繫以訓字或從馬本之舊其云深惟先師之訓殆卽指此

高誘淮南子注二十一卷

誘自序曰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虛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觀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淺遲于是朝餉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韻典農中郎將弁掛借人卷刺之會掛身處遂

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
悉備其所不達注以未聞

隋書經籍志淮南子二十一卷高誘注唐日本國見在
書目淮南子三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高誘注唐經
籍志淮南子注解二十一卷高誘撰藝文志高誘注淮
南子二十一卷宋志高誘注淮南子十三卷按日本書
日作三十

一卷誤二
為三也

玉海藝文曰蘇頌去其重複共得高注十三篇

高誘淮南鴻烈音二卷

誘注書序曰然其大較歸之于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
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

之淮南又曰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

按誘音鴻烈其木名

劉向校書始稱淮南

唐書經籍志淮南鴻烈音二卷高誘撰藝文志高誘注

淮南子二十一卷又淮南鴻烈音二卷

按誘言并舉音讀或著之行閒或傳之簡末無以詳

知然隋志所無疑唐人析出重編而有所傳益者歟

右注釋前代書

鄧惲書八篇

范書本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理障詩嚴氏春秋

明天文歷數王莽時仰占之象謂漢必再受命西至長

安上書王莽令就臣位轉禍爲福莽大怒收繫詔獄會

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遊蒼梧建武三年至廬江遇
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上爲將兵長史授以軍政
七年辭歸鄉里縣令禮請爲門下掾太守歐陽歆請爲
功曹又去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貶
東中門候爲參封尉後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
及郭皇后廢太子不自安惲乃說太子引咎退身奉養
母氏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惲再遷長沙太守後坐事左
轉芒長又免歸避地教授著書八篇以病卒

周黨書上下篇

范書逸民列傳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至長安游
學還救身修志州里稱其高王莽竊位託疾杜門建武

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
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尙書及光武引見黨
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賜帛四十匹黨遂
隱居黽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祀之

梁鴻書十餘篇

鴻始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范書逸民傳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聞而

非之

惠棟補注曰御覽及郭茂倩樂府引三輔決錄皆云肅宗聞而悲之今作非乃傳寫之誤求鴻

不得乃易姓遲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
頃又去適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
爲具食不敢于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
彼甯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于家鴻

潛閉著書十餘篇

東觀記曰鴻以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又曰鴻常閉戶吟詠書記遂潛思著書十餘篇

杜篤明世論十五篇

篤始末見前儒家

范書文苑傳又著明世論十五篇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引杜篤展武論又魏都賦注及御覽七百八引杜篤通邊論各一條案杜篤傳又著明世論十五篇此蓋十五篇之二

王充論衡八十五篇

充始末具道家類

范書本傳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著

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

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祕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山是遂見傳焉

又曰充幼聰明詣太學觀天子臨辟

雍作六
儒論

章懷太子曰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隋書經籍志論衡二十九卷後漢徵士王充撰日本國

見在書目三十卷唐經籍志論衡三十卷王充撰藝文志王充論衡三十卷宋志同

四庫提要曰書凡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招致篇有錄無書實八十四篇攷其自紀曰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案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太多然則原書實百餘篇此本目錄八十五篇已非其舊矣充書大致詳于自紀一篇所作別有譏俗書政務書晚年又作養性書今皆不傳惟此書存儒者頗病其蕪雜然終不能廢也

四庫簡明目錄曰充生當漢季憤世嫉俗作此書以勸善黜邪訂謫砭惑大旨不爲不正然激而過當至于問

孔刺孟無所畏忌轉至于不可以訓又務求盡意不惜
繁詞其文亦冗慢而無制瑕瑜不掩分別觀之可也

何汝世務論三十篇

常璩蜀都士女贊何英郫人也學通經緯著漢德春秋
孫汝字景由亦深子學初徵上日食盜賊起有效爲謁
者京師旱請雨卽澍遷健爲屬國著世務論三十篇卒
又三州士女目錄曰經治健爲屬國何汝字景由英孫
也

唐子二十八篇 唐檀撰

范書方術列傳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游太學
召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

授常百餘人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
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著書二十八
篇名爲唐子卒于家

應奉洞序九卷錄一卷

奉始末具史部史鈔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洞序九卷錄一卷應奉撰亡

應邵風俗通義三十一卷錄一卷

邵始末具史部正史類

范書本傳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
不典後世服其洽聞

隋書經籍志風俗通義三十一卷錄一卷應劭撰梁三

十卷唐日本國見在書目三十二卷唐經籍志風俗通

義三十卷應劭撰藝文志應劭風俗通義三十卷宋志

十卷

四庫提要曰崇文總目讀書志書錄解題皆作十卷與今本同明吳培刻古今逸史又刪其半則更闕略矣各卷皆有總題題各有散目總題後略陳大意而散目先詳其事以謹案云云辨證得失皇霸爲目五正失爲目十一愆禮爲目九過舉爲目八十反爲目十音聲爲目二十有八窮通爲目十二祀典爲目十七怪神爲目十五山澤爲目十九其目序云謂之風俗通義言通于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義理也其書因事立論文辭清辨可資博治大致如王充論衡而敘述簡明則勝充書之充漫舊本屢經傳刻失于校勘頗有謬誤今重加釐正

又宋陳彭年等修廣韻王應麟作姓氏急就篇多引風俗通姓氏篇是此篇至宋末猶存今本無之不知何時散佚永樂大典通字韻中尚載有風俗通姓氏一篇首題馬總意林字所載與廣韻注多同而不及廣韻注之

詳蓋馬總節本也然今本意林無此文當又屬佚脫今

采附風俗通之末存梗概焉謹按姓氏一篇至北宋已佚王應麟因學紀聞引宋

景文曰風俗通姓氏篇今從羣書摘出以四聲編女爲二卷以是知宋人引據此篇大抵皆從宋祁輯本如劭思姓解鄭樵氏族略鄭名世辨證王應麟急就篇皆是也

四庫簡明日錄曰後漢書本傳作風俗通省文也原本

三十卷謹按此下似效今存十卷四字卷爲一篇分子目一百三十四

其姓氏一篇自宋已佚然散見永樂大典中今裒爲一

篇附錄于末其書攷論典禮類白虎通義糾正流俗類
論衡不名一體故列之于雜說

盧文弨羣書拾補曰風俗通佚文者十卷外之所遺也
嘉定錢詹事曉徵采集頗富仁和孫侍御論毅復因其
本重加訂補縱不能盡復舊觀然碎金斷壁終可寶愛
嗜古者所不忍遺也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素風俗通義三十卷見存十卷
不錄錄其佚文爲六卷篇目可見者曰音聲曰論數曰
氏姓曰災異凡六百七條

又張澍二酉堂叢書有風俗通姓氏篇輯注上下卷

司馬期論

魏志本傳期字伯達河內溫人也年二十二太亂辟爲

司空掾屬歷成皋令堂陽長元城令人爲丞相主簿遷
兖州刺史建安二十三年與夏侯臧霸等征吳到居

巢軍士大疫遇疾卒時年四十七

注引司馬彪序傳曰
明祖父儁潁川太守

父防京兆尹建安二十四年終有
子八人尚景長次則晉宣皇帝也

本傳又曰則人爲丞相主簿以爲天下土崩之勢山秦

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呂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

未可復行可合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于策

爲良又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

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上業無主皆爲公田宜

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則本意也鍾繇

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則以爲伊顏之徒雖

非聖人得使數世相承太平可致注引魏書曰文帝善
則論命祕書錄其文

按則所論著當時必有流傳至魏文乃命祕書錄存
其文遂為中祕書之一鄭默魏中經亦必著于錄陳
壽修史擷其菁華者入本傳壽亦必見其本

王粲書數十篇

粲始末其經部書類

金樓子雜記篇曰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
壞盡焚其書今存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
不知其斑

按王仲宣在荊州以勸劉琰降曹操遂封侯擢用及
赤壁之敗粲亦隨操北歸豈其書未以自隨毀于兵

火耶此事餘書不概見梁元帝必有所據今無由攷

見矣

又按聚在荆州所作如文學官志登樓賦爲劉荆州諫袁譚書爲劉荆州與袁尚書之類梁時

所存實不止一篇而梁元帝以爲今存一篇者則所作數十篇者子書別爲一種非詩文之類可知矣

仲長統昌言三十四篇

統始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魏志劉劭附傳劭同時東海繆襲襲友人山陽仲長統

漢末爲尚書郎早卒著昌言詞佳可觀省

裴松之曰襲撰統昌言表稱漢帝在許尚書令苟或領

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啟召以爲尚書郎後參太祖

軍事復還爲郎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餘統每論說古

今世俗行事發憤歎息輒以爲論名曰昌言凡二十四

篇按二當爲三

范書本傳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息因著
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友人東海繆襲常
稱統才學足繼西京董賈劉揚今簡撮其書有益政者
略載之云曰理亂篇損益篇法誠篇

太平御覽六百二引抱朴子曰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
止後董襲撰次之

按此董似
總字之誤

隋書經籍志仲長子昌言十二卷錄一卷漢尚書郎仲
長統撰唐經籍志仲長子昌言十卷仲長統撰藝文志
儒家仲長子昌言十卷注云仲長統宋志雜家仲長統
昌言二卷

崇文總目曰今所存十五篇分爲二卷餘皆亡

嚴可均輯本序曰仲長子昌言崇文總目稱所存十五篇分爲二卷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不著錄明陳第世善堂書目有二卷其刻本僅見明胡維新兩京遺編有理亂損益法滅三篇歸有光緒子集函有理亂損益二篇皆出本傳無所增多則北宋十五篇本又復佚失今從羣書治要寫出九篇益以本傳三篇以意林次第之刺取各書引見補正脫譌定著二卷其遺文墜句于原次無攷依各書先後附于末本傳著論三十四篇十餘萬言今此搜輯纔萬餘言亡者蓋十八九而治要所載又頗刪節斷續孤離殆所不免然其闡陳善道指柯時弊剴切之忱踴厲震蕩之氣有不容摩滅者繆熙

伯方之董賈劉揚非過譽也

按范書本傳又云統常以爲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云云又作詩二篇以見其志嚴可均曰據文選閒居賦注引昌言溝池自周竹木自環二語知卽三十四篇之一疑在自敘篇或當以下居名篇胡維新本題爲樂志論而出之昌言外非也按范史徵采諸家論說往往刪潤其文故此二語與選注所引亦微不同馬氏玉函山房亦育是書輯本二卷失采

豫書治要九篇漏略多矣

右雜家凡注釋三家五部撰著十二家十二部錄一十五家

一十七部侯志有應劭淮南子注據文選長楊賦注所引也今攷陶方奇淮南許注異同詰實應劭引許氏注非勁自爲之注又有聊子卽漢藝文志從橫家持說

金馬聊倉三篇武帝時人此不當錄故今並不取

郭氏漢武洞冥記一卷

隋志史部雜傳篇漢武洞冥記一卷郭氏撰唐日本國書目漢武洞冥記四卷郭子橫撰唐經籍志漢別國洞冥記四卷郭憲撰藝文志道家神仙類郭憲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四卷宋志史部傳記類郭憲洞冥記四卷晁氏讀書志漢武洞冥記五卷後漢郭憲子橫撰其序言漢武明雋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于道教使冥跡之奧昭然顯著故曰洞冥

陳氏書錄解題洞冥記四卷拾遺一卷東漢光祿大夫

郭憲子橫撰題漢武別國洞冥記其別錄又于御覽中鈔出然則四卷亦非全書也

按別錄常御拾遺也

四庫提要曰漢武洞冥記四卷舊本題後漢郭憲撰憲字子橫汝南宋人官至光祿勳事蹟具後漢書方術傳是書隋志止一卷唐志始作四卷文獻通攷有拾遺一卷晁公武引憲自序今憲序與拾遺俱已佚惟存此四卷核以諸書所引皆相符合蓋猶舊本考范史載憲初以不臣王莽至焚其所賜之衣逃匿海濱後以直諫忤光武帝時有闕東魃郭子橫之語蓋亦剛正忠直之士徒以撰酒救火一事遂抑之方術之中其事之有無已不可定至于此書所載皆怪誕不根之談未必真出

慧手又詞句緝豔亦迥異東京或六朝人依託爲之然
所言影娥池事唐上官儀用以入詩時稱博洽後代文
人詞賦引用尤多蓋以字句妍華足供采摭至今不廢
良以是耳又簡明目錄曰是猶唐以前之偽書

按范書方術傳不言郭憲有是書隋志一卷亦但稱
郭氏此郭氏或東漢人故後人傳益其書爲四卷五
卷者以東漢初之郭憲實之侯志著錄郭憲洞冥記
四卷今從隋志錄最初之郭氏一卷

王充譏俗書十二篇

充始末具道家

論衡自紀篇曰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
之時眾人蟻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

閑居作譏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又曰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曰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爲分別之文

郭林宗著書一卷

郭泰見史部雜傳記類

范書本傳林宗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于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畫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並遂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七類又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以是名聞天下

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
今錄其章章效于事者著之篇末

世說政事篇注郭泰別傳曰泰字林宗有人倫鑒識題
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
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末行遭亂亡矣

按本傳節錄凡十則末云又識張孝仲郝禮真等六
十人並以成名與別傳所言合蓋自記其鑒識者六
十餘人也南海伍崇曜校刊侯氏志跋云高齋漫錄
稱郭林宗撰玉管通神有云貴賤視其眉宇安否察
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頤頰此廣書范蔚
宗所謂後之好事附益增張者也

許劭月旦評

范書本傳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俊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范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于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爲郡功曹曹操徵事常卑辭厚禮求爲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皆不就後避地廣陵投揚州刺史劉繇于曲阿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

惠氏補注豫章記日時漢興平

二年也

抱朴子自敘篇曰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
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讐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
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亦深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

亡走殆至屠滅

按此似興平二年後事

陳寔異聞記

寔始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抱朴子對俗篇曰故太正長潁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
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
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
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家上巔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糲
之下此女于冢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舍去
候世平定其閒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冢中所棄

女骨更殯賴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冢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初猶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飢見冢角有一物伸頭吞氣試爇之轉不復飢日月爲之以至于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冢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吉

明周嬰扈林曰予覽北戶錄引陳仲弓異聞記曰東城池有王餘魚池決魚不得去將死或以鏡照之魚看影謂其有雙于是比目而去則此書唐尚存也

侯志曰胡元瑞二酉綴遺曰陳太丘氣不聞黃書而抱

朴子載陳仲弓異聞記太平廣記及御覽俱不載蓋其
亡已久康按隋唐志無此書唐時未必存段公路北戶
錄或從他處轉引

右小說家類凡五家五部

趙爽周髀注一卷

隋書經籍記周髀一卷趙嬰注唐經籍志同藝文志趙
嬰注周髀一卷宋志歷算類趙君卿周髀算經二卷

四庫提要曰舊本相承題云漢趙君卿注其自序稱爽
以暗蔽注內屢稱爽或疑焉爽未之前聞蓋卽君卿之
名然則隋唐志之趙嬰殆卽趙爽之譌歟注引靈憲乾
象則其人在張衡劉洪後也

阮元疇人傳趙爽字君卿一曰名嬰注周髀算經其句
股方圓圖注五百餘言耳而後人數千言所不能詳者
皆包蘊無遺精深簡括誠算氏之最也李籍周髀音義
謂爽不知何代人今本周髀算經題云漢趙君卿注故
系于漢代焉

鄭玄日月交會圖注一卷

玄始末具經部易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日月交會圖鄭玄注一卷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日月交會九道圖

不著撰人

又日月交

會圖一卷鄭玄注

按日月交會圖不知何人作隋志與日食占日月薄

蝕圖相類從

名畫記有日月交會九道圖鄭玄注疑即其圖

右注解天文家書

行事史官注

續漢書歷志賈逵曰案行事史官注冬夏至日常不及太初歷五度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又曰四分法與行事候注天度相應又曰以今太史官候注考元和二年九月己來月行牽牛東井四十九事云云玉海天文類曰永平中治歷者考行事史官注

按行事史官注太史日行注記之書也亦稱行事候注太史官候注蔡邕成邊上章云請太史舊注攷校連年則又稱太史舊注隋志天文家有太史注記六卷歷數家有太史注記太史注記各六卷蓋卽其類

太史官日月宿簿

太史官星度課

續漢書歷志賈逵曰臣前上傅安等用黃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日月同干今歷弦望至差一日以上輒奏以爲變至以爲日卻縮退行于黃道自得行度不爲變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課與待詔星象考校奏可

續漢百官志劉昭注漢官曰靈臺待詔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

星二人候日三候風十二人候氣二人候替景七人候鐘律一人舍人

按此二書蓋太史令所典守者日月宿簿卽日月星簿星度課卽課三百六十五度之星象賈逵以史官用赤道度弦望不合故上請考校復奏言赤道非日

月道而以搖準度日月失其實行以問典星待詔姚崇并畢等十二人皆曰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案黃道有驗合天日無前卻望不差一日比用赤道密近宜施用云云時和帝永元四年也至十五年乃詔太史造黃道銅儀

太史黃道銅儀

續漢書歷志至永元十五年七月甲辰詔書造太史黃道銅儀以角爲十三度亢十氏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四分度之一牽牛七須女十一虛十危十六營室十八東壁十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昂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

七翼十九軫十八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
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史官以郭日月行參弦望
雖密近而不爲注日儀黃道與度轉運難以候是以少
循其事

按隋書天文志云漢孝和帝時太史揆候皆以赤道
儀與天度頗有進退以問典星待詔姚崇等皆曰星
圖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至永和十五年
詔左中郎將賈逵乃始造太史黃道銅儀以銅儀爲
賈逵造玉海天文類亦祖其說按范書賈逵傳逵卒
于永和十三年安得有十五年造銅儀之事反覆詳
勘得其致誤之由蓋續漢律歷下一篇司馬彪取賈

達說以爲志故以賈逵論歷標目而此一段前後又皆有賈逵之論故長孫無忌等以爲賈逵造銅儀實則司馬彪接記後事以案字別之此一段首云案逵論永元四年也至十五年七月甲辰云云至少循其事皆司馬彪之詞與賈逵無與後一段賈逵論九道術畢復云案史官舊有九道術廢而不修云云至十餘度亦司馬彪接記後事之文也此銅儀乃太史官所造非賈逵造而司馬彪所言則又本諸蔡邕劉洪

律歷志

張衡渾天儀一卷

衡始末具經部禮類

范書本傳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

爲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作渾天儀著
靈憲算圖論甚詳明

晉書天文志曰張平子旣作銅渾天儀于密室中以漏
水轉之令伺之者閉戶而唱之以告靈臺之觀天者曰
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也
又儀象篇曰順帝時張衡又制渾象具內外規南北極
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
以漏水轉之于殿上室內星中出沒與天相應因其闕
戾又轉瑞輪莢莢于階下隋月盈虛依歷開落

宋書天文志衡所造渾儀傳之魏晉中華覆敗沈沒戎
虜晉安帝義熙十四年高祖平長安得衡舊器儀狀雖

舉不綴經星七曜

御覽卷二引義熙起注居曰十四年相國表曰開者平長安獲張衡所作

渾儀土圭歷代寶器
謹遺奉送歸之天府

隋書經籍志渾天圖一卷

失注撰人

唐經籍志渾天儀一卷

張衡撰藝文志張衡靈憲圖一卷又渾天儀一卷

按開元占

經卷一引張衡渾儀圖注以是證
知隋志渾天圖一卷卽張衡書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張衡渾天儀凡四條見續漢律

歷志注北堂書鈔初學記類聚開元占經御覽事類賦

注文選漏刻銘注

按隋書天文志謂張衡渾儀作于桓帝延熹七年攷

范書衡作是儀在安帝時又衡卒于順帝永和四年

遠在延熹之前晉志以爲順帝時制則尙相近隋志

失之遠矣

陸績渾天圖一卷

績始末具經部易類

吳志本傳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于世

晉書天文志諸論天者雖多然精于陰陽者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爲推步七曜之道度歷象昏明之證候校以四入之氣考以漏刻之分占晷景之往來求形驗于事情莫密于渾象者也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其後陸續亦造渾象

開元占經卷二後漢末吳人陸續字公紀于孫權時又作渾天儀說造渾天圖曾于土室居令不覺晝夜已在內推步度數擊鼓與外相應正不失毫釐

張衡靈憲一卷

續漢書天文志注引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
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體是爲正儀立度而皇
極有迪建也樞運有迪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
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興

張衡傳注亦引此序蓋節文

隋書天文志後漢張衡爲太史令鑄渾天儀總序經星
謂之靈憲其大略曰星也者體生于地精發于天紫宮
爲帝王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坐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居
其中央謂之北斗動系于占寔系主命四布于方爲二
十八星日月運行歷示休咎五緯經次用彰禍福則上
天之心于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

書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動咸得繫命而衡所鑄之圖遇亂堙滅星官名數今亦不存

隋書經籍志靈憲一卷張衡撰唐經籍志靈憲圖一卷張衡撰藝文志張衡靈憲一卷

咸亨均全後漢文編張衡靈憲見續漢天文志注開元占經一又五又六十四左傳序正義又桓公三年正義史記天官書正義隋書天文志書鈔一百四十九又一百五十又一百五十六類聚一又九十五初學記八御覽一又二又四又七又一百五十七又八百六十九廣韻二十四鹽

按白雲齋道藏目錄記傳類有太上洞神五星讚一卷張平子撰疑出是書及本集道流加以太上洞神四字開元占經六十四引韓公實注靈憲

張衡候風地動儀

范書本傳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

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振隴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

范書順帝本紀陽嘉元年秋七月史官始作候風地動銅儀章懷太子曰時張衡爲太史令作之

按隋志五行家有地動圖一卷不著撰人似卽此書蓋儀器必有圖故以地動圖名書玉海儀象門載隋臨孝恭著地動銅儀經一卷則師其遺法而追述之者

段恭天文書二卷

常璩廣漢士女贊段恭字節英雄人也少周流七十餘

郡求師受學經三十年凡事馮翊駱異孫泰山彥之章

渤海紀叔陽遂明天文二卷後爲上計掾按此云遂明

有脫文若但謂其明
天文則不當著卷數

劉陶七曜論陶始末具經部書類

范書本傳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

蔡邕天文志邕始末具經部書類

謝沈書曰蔡邕撰建武以後呈驗著明以續前志

續漢天文志注蔡邕表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

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夜宣之學絕無師法周髀數術

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

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

度而天地之象具以正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
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
前志亦闕而不論臣求其舊文連年不得在東觀以治
律未竟未及成書案略求紫竊不自量卒欲寢伏俛下
思惟精意案度成數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罪
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雨絕世路無由宜博問羣臣下
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以禪天文志撰建武
以來星變彗孛占驗著明者續其後宋書入志序曰班氏天文雖爲該舉
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說紛然莫辨是故蔡邕于朔方上書謂宜載述者也
晉書天文志序曰及班固敘漢史馬續述天文志而蔡
邕譙周各自撰錄司馬彪采之以繼前志

阮元疇人傳論曰：以才高被謗，遠徙五原，猶欲寢伏，儀下撰爲篇章，以續前志，嗚呼！其志亦足悲已。

按太平御覽卷二引蔡邕天文志

鄭玄天文七政論

范書本傳又著天文七政論

世說文學篇注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

鄭珍鄭學錄曰：天文七政論見范書本傳。劉知幾稱鄭志目錄止作七政論。隋唐志已不著錄，其佚久矣。

劉表荊州占二卷

表始末具經部易類

劉瓛荊州占二十卷

晉書天文志雜星氣篇漢末劉表爲荊州牧命武陵太守劉翫集天文眾占名荊州占其雜星之體有瑞星有妖星有客星有流星有瑞氣有妖氣有日月旁氣

唐書經籍志荊州占二卷劉表撰又二十卷劉翫撰藝文志劉表荊州星占二卷劉翫荊州星占二十卷宋志劉表星經一卷荊州占三卷又五行類劉表荊州占二卷

通志藝文略荊州劉石甘巫占一卷漢荊州牧劉表命

武陵太守劉意集甘石巫咸等之占今存一卷

按此避宋諱故

曰意

玉海天文類崇文曰荊州劉石甘巫占一卷後漢志注

按卽續引荆州星經馬融疏引武陵太守星傳晉志史

記宗廟乾象新書並引荆州占太平御覽引荆州星經

按續漢志注及馬融疏所稱引馬表所作者謂之經
徵所集者謂之傳隋志有荆州占二十卷宋通直郎

劉巖撰梁二十二卷無劉表劉叡書新唐舊志有二
劉無劉巖意者巖篡合二劉經傳二十二卷以爲一

編隋志誤題巖姓名舊唐志始分析著錄卷數相符

蓋卽七錄之二十二卷也表在荆州二十年至于郊

祀天地擬議社稷欲藉以觀時變故有此作巖以通

直郎而別爲荆州占二十二卷揆以事理豈其然乎

其書集天文眾占不備星占一端隋志所題與晉書

所稱合蓋其本名諸書引見甚多開元占經引之尤

夥

右天文類注釋二家誤著十一家凡一十三家一十六部

宋

藝文志有張衡大象賦一卷嚴可均全後漢文編云是隋李播所作今不錄又侯志有張衡玄圖一卷今析入儒家類中編訖李梵等四分歷三卷

續漢書律歷志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施行百有餘年歷稱後天建武八年中太僕朱浮大中大夫許淑等數上書言歷不正宜當改更時分度覺差尚微上以天下初定未遑考正至永平五年待詔楊岑上言月食官歷不中詔令岑署望月食官復令待詔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岑課歲餘十二年詔書令盛防代岑

暑弦望月食加時四分之術始頗施行至元和二年太
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而候者皆知冬至之
日日在斗二十一度未至牽牛五度而以爲牽牛中星
從天四分日之三晦朔弦望差天一日宿差五度章帝
知其謬錯以問史官雖知不合而不能易故召治曆編
訢李梵等綜校其狀二月甲寅遂下詔改行四分於是
四分施行劉昭曰蔡邕議曰梵清河人

隋書經籍志梁四分歷三卷漢修歷人李梵撰

元史郭守敬授時術議四分術東漢元和二年乙酉編
訢造行一百二十一年至建安丙戌後天七刻

烏程注曰慎古今推步諸術攷曰後漢編訢四分術自

章帝元和二年乙酉始用此術迄獻帝延康元年庚子
凡二百三十六年魏初亦用此術自文帝黃初元年庚
子迄明帝青龍四年丙辰凡一十七年蜀漢亦用此術
白昭烈帝章武元年辛丑迄安樂思公炎興元年癸未
凡四十二年吳大帝黃武元年壬寅亦用此術一年統
計乙酉至癸未大凡行用一百七十九年又曰元鄭守
敬言此術用行年數焉

阮元疇人傳論曰漢書志載四分上元至伐桀十三萬
二千一百一十三歲蓋四分之率本在三統以前東京
諸儒增修其法而用之耳又曰四分術歲名不用超辰
五星始于合伏爲術與三統異而後世皆遵用之至于

昏且中星晝夜漏刻二至晷景長短之數黃赤宿度進退之率則皆三統所未詳始見于四分者也其論術一篇錢少詹大昕謂爲精微簡要非劉洪不能作後之步天者所宜寶也

按四分歷法續漢書歷志下篇備載之隋經籍志又有四分歷三卷不著撰人列在李梵之前似未修舊本當出前漢又有趙隱居四分歷一卷趙隱居疑卽後漢人新舊唐志四分歷一卷不著撰人或卽此趙氏書未得確證今附識于此

賈誦廢歷

馮光廢歷

陳冕廢歷

續漢歷志曰中興以來圖讖漏泄而攷靈曜命歷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朔差卻二日學士修之于草澤信向以爲得正此二家按二家謂

攷靈曜命歷序常挾其術庶幾施行毋有訟者至安帝延光二

年中謁者竇誦言當用甲寅元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

中馮光

應仲遠注馮緩弟元字公信能理尚書善推沛步之術見華陽國志元光字相似或傳寫誤沛

相上計掾陳冕

按本志光和二年改劉洪州司徒掾陳冕訟誣蓋以沛州上其書爲司徒掾者

言歷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賊相續爲歷用甲寅

爲元

句而用庚申句圖緯無句以庚申爲元近秦所用

代周之元太史治歷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乞與本

庚申元經緯有明

惠氏補注曰有明宋志作明文

受虛欺重誅乙卯詔

書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務得道真以羣臣會司

徒府議議郎蔡邕議以爲延光元年中謁者竈誦亦非

四分庚申上言當用命歷序甲寅元公卿百僚參議正

處竟不施行而光晁歷以孝靈曜二十八宿度數及冬

至日所在與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攷校以今渾

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于攷靈曜光晁誠能自依其術

更造望儀以追天度遠有驗于圖書近有效于三光可

以易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晁但言圖

識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今改行四分

以遵于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歷庚申元

之詔也深引河洛圖讖以爲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
構而光晁以爲固意造妄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
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歷
明時可謂正矣且猶遇水遭旱戒以蠻夷偕夏寇賊姦
宄而光晁以爲陰陽不知姦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
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晁言秦所
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晁區
區信用所學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至于改朔易元往
者張壽王之術已課不效竄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
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訓
按本紀陳耽袁隗計訓也以邕議劾光晁不敬正鬼神法詔書勿治

罪劉昭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觀蔡邕之議可以言天
機矣賢明在朝宏益遠哉公卿結正足懲淺妄之徒
論書勿治亦
深盍各之致

阮元疇人傳曰步算之道惟其有效而已光晃執圖識
之一言以疑四分邕以新元有效于今析之真通儒之
論也今術之不能上通于古猶古術之不能下通于今
偉哉斯言雖聖人無以易也使不效于今卽合于古無
益也苟有效于今卽不合于古無傷也

按志言學士修之于草澤又云常挾其術庶幾施行
則此三家當時必有其書審矣

劉洪乾象歷五卷

袁山松書曰劉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魯王之宗室也

延熹中以校尉應太史徵拜郎中遷常山長史以父憂去官後爲上計掾拜郎中檢東觀著作律歷記遷謁者穀城門候會稽東部都尉徵還未至領山陽太守卒官洪善算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傳于世徐幹中論歷數篇孝章更用四分歷舊法元起庚辰按言舊法庚辰則漢法庚申也詳見汪氏推步諸術考至靈帝時四分歷猶復後天半日子是會稽都尉劉洪更造乾象歷以追日月星辰之行考之天文于今爲密會宮車宴駕京師大亂事不施行惜哉

晉書律歷志漢靈帝時會稽東部尉劉洪考史官自古迄今歷注原其進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驗規其往來度

其終始始悟四分于天疏闊皆斗分太多故也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作乾象法冬至日
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則合
于古引而下則應于今其爲之也依易立數遁行相號
潛處相求名爲乾象歷

隋書經籍志梁有乾象歷五卷漢會稽都尉劉洪等注
按此不知合何人注唐經籍志乾象歷術三卷劉洪撰
本而渾稱劉洪等注

藝文志劉洪乾象歷術三卷闕澤注

元史郭守敬授時術議乾象術建安十一年丙戌劉洪
造行三十一年至魏景初丁巳後天七刻

汪曰楨古今推步諸術考曰按此術孫吳始用之漢魏

未經行用元史志云行三十一年譌

按乾象歷法晉書律歷志中篇備載之

鄭玄乾象歷注

玄始末具經部易類

范書本傳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

世說文學篇注鄭玄別傳曰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

晉書律歷志漢靈帝時會稽都尉劉洪始悟四分于天疏闕爲乾象歷于前法轉爲精密獻帝建安元年鄭玄受其法以爲窮幽極微又加注釋焉

按晉志此一篇例即錄鄭氏注書序

而篇末變其文爲記述詔獻帝建安元年云云是也知鄭注是書節在是年鄭學錄年譜及著書目皆未采引

深爲
惜之

鄭珍鄭學錄曰乾象歷注見鄭志目錄及范書隋唐志
不著錄時久佚朱子曰康成攷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
理會得如漢律歷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

右正歷凡當時行用者一家不行者三家後世行
用者一家注釋一家

李梵蘇統九道術

續漢書律歷志賈逵論曰又今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
加時率多不中在于不知月行遲疾意治歷李梵鉅鹿
公乘蘇統以史官候注考校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
牛東井婁角之間又非所謂朏側匿乃由月所行道有

遠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處三度九歲九道一

復凡九章百七十一歲復十一月合朔旦冬至合春秋

三統九道終數可以知合朔弦望月食加時據官注天

度爲分率以其術法上攷建武以來月食凡三十八事

差密近有益宜課試上

此言賈逵所上也

于是修九道術按玉海引

文與今本頗不同茲據以參校

又志序曰永元中復令史官以九道法候弦望驗無有

差跌

惠棟補注九歲一復者尙書緯攷靈曜曰萬世不失九

道謀鄭玄曰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

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

按宋書歷志引劉向論九道其文並同而鄭氏書
以爲河圖帝覽始文不知劉向引緯書抑緯書引劉向
也

宗整九道術

馮恂九道術

續漢書歷志案史官舊有九道術

按此即指賈逵所上之術廢而不

修熹平中故治歷郎梁國宗整

按本志蒙公乘宗紺上之孫梁國蒙人也

九道術詔書下太史以參舊術相應部太子舍人馮恂

課校恂亦復作九道術增損其分與整術並校差爲近

太史令颺上以恂術參弦望然而加時猶復先後天遠

則十餘度

宗紺月食術

續漢書歷志永元十二年正月十二日蒙公乘宗紺上書言今月十六日月當食而歷以二月至期如紺言太史令巡上紺有益官用除待詔甲辰詔書以紺法署施行五十六歲至本初元年天以十二月食歷以後年正月于是始差到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先歷食者十六事

劉固月食術

馮恂月食術

宗誠月食術

續漢書歷志熹平三年太史部郎中劉固舍人馮恂作月食術固術以歲在己未當食四月恂術以三月官歷

以五月太史上課到時施行中者丁巳詔書報可其四年
年紺孫誠上書言受紺法術當復改今年十二月當食
而官歷以後年正月到期如言拜誠爲舍人丙申詔書
聽行誠法光和二年歲在己未三月五月皆陰太史令
修部舍人張恂等推計行度以爲三月近四月遠誠以
四月奏廢誠術施用恂術其三年誠兄整前後上書言
去年三月不食當以四月史官廢誠正術用恂不正術
詔書下太常其詳案注記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
就耽上選侍中韓說博士蔡較穀城門候劉洪右郎中
陳調于太常府覆校注記平議難問恂誠各對說等議
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恂術未有獨中之異以無驗改未

失是以檢將來爲是者也誠術以百三十五日二十三
食爲法其文在書籍學者所修施行日久官守其業經
緯日月厚而未愆信于天文述而不作恂久在候部詳
心善意能揆儀度定立術數推前校往亦與見食相應
然協歷正紀欽若昊天宜率舊章如甲辰丙申詔書以
見食爲比今宜施用誠術棄放恂術史官課之後有效
驗乃行其法以審術數以順改易耽奏聞詔書可恂整
誠各復上書恂言不當施誠術整言不當復棄恂術爲
洪議所侵事下永安臺覆寶皆不如恂誠等言劾奏設
欺詔書報恂誠各以二月奉贖罪整適作左校二月遂
用洪等施行誠術

王漢月食注

續漢書歷志光和二年萬年公乘王漢上月食注自章
和元年到今年凡九十三歲合百九十六食與官歷河
平元年月錯以己巳爲元事下太史令修上言漢所作
注不與見食相應者二事以同爲異者二十九事尙書
召穀城門候劉洪救曰今洪其詣修與漢相參推元謂
分考校月食審己巳元密近有師法洪便從漢受不能
對洪上言漢不解說但言先人有書而已案漢習書見
己巳元謂朝不聞不知聖人獨有興廢之義史官有附
天密術甲寅己巳前以施行效後格而已不用河平疏
闢史官已廢之而漢以去事分爭殆非其意雖有師法

與無同課又不近密其說部數術家所共知無所采取
遣漢歸鄉里

劉洪七曜術

劉洪八元術

袁山松書曰洪善算當世無偶作七曜術傳于世

續漢書歷志熹平三年常山長史劉洪上作七曜術甲
辰詔屬太史部郎中劉固舍人馮恂等課效復作八元
術固等作月食術並已相參固術與七曜日術同

劉洪運疾歷

劉洪陰陽歷

續漢歷志注宋世治歷何承天曰元和中按隋云穀城

門侯劉洪始悟四分子天疏闊而造乾象法又制遲疾
歷以步月行

晉書律歷志洪又制日月行遲速兼攷月行陰陽交錯
于黃道表裏日行于赤道宿度復進有退方于前世轉
精密矣

阮元疇人傳論曰洪始遲疾陰陽二術後來術家莫
不遵用其爲功步算大矣蔡伯喈稱洪密于用算鄭康
成論乾象以爲窮幽極微非虛譽也

右雜歷

常符漏品

續漢書歷志永元十四年太史令舒承梵等對案官所

施漏法令甲第六常符漏品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詔書施行率九日移一刻

隋書經籍志天文漏刻篇及孝武考定星歷下漏以追天度亦未能盡其理劉向鴻範傳記武帝時所用法云冬夏二至之間一百八十餘日晝夜差二十刻大率二至之後九日而增損一刻焉光武之初亦以百刻九日加減法編于甲令爲常符漏品

玉海律歷漏刻篇梁漏刻經云九日加減一刻或秦之遺法漢代施用

霍融漏刻經一卷

續漢書歷志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

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詔書下太常令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太史令舒承梵等對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告司徒司空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昏明長短起于日去極遠近日道周圍不可以計率分當據儀度下參晷景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至爲疏數以糲法太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晷景爲刻少所違失密近有驗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當用者計吏到班子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四氣日所在并黃道去極晷景漏刻昏明中星刻于下

隋書天文志漏刻篇至和帝永元十四年霍融上言官
歷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
如夏歷漏刻隨日南北爲長短乃詔用夏歷漏刻依日
行黃道去極每差二度四分爲增減一刻凡用四十八
箭終于魏晉相傳不改

隋書經籍志漏刻經一卷又曰梁有後漢待詔太史霍

融何承天楊偉等撰三卷亡

按此合何楊兩家爲
三卷何宋人楊晉人

殷夔漏刻法

初學記器物部殷夔漏刻法曰爲器三重圓皆徑尺差
立于方輿踟躕之上爲金龍口吐水轉注入踟躕經緯
之中流于衡渠之下蓋上鑄金爲司辰具衣冠以兩手

執箭云云

按魏志武紀建安五年云初桓帝時有黃星見于楚
宋之分遼東殷胤善天文言後五十歲有真人起于
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蓋卽此殷夔桓帝時遼東人
初學記又于事對中兩引殷夔漏刻法

右漏刻

建初鍾律書

薛瑩書曰上以太常樂丞鮑鄴等上樂事下車騎將軍
馬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官樂但有太簇皆
不應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能感天地和
氣明帝始令靈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門樂經曰十二月

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月閏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誠
宜施行願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器者共作治考工給
所當詔下太常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請
太僕作成上奏寢今明詔下臣防臣輒問鄰及待詔知
音律者皆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
以爲可順上天之明待因歲首令正發太簇之律奏雅
頌之音以立太平以迎和氣甚條貫甚備詔書以防言
下三公

范書馬援傳援四子廖防光客卿防字江平建初五年
以潁陽侯特進拜光祿勳數言政事多見采用是冬始
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

又章帝本紀建初五年冬始行月令迎氣樂章懷太子
曰東觀記云時以作樂器費多遂獨行十月迎氣樂也
按續漢歷律志云元帝時郎中京房言受學故小黃
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其術施行于史官候部
用之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
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云
云按漢官待詔候鍾律七人嚴崇蓋亦待詔候鍾律
者史蒙上省文故止稱符詔是昔本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崇與
鮑鄴馬防等共成之而殷彤當亦與其事

陽嘉鍾律書

范書順帝本紀陽嘉二年冬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

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章懷太子曰子爲黃鍾律長九寸聲有輕重長短度量皆出黃鍾隨月律謂月令故章帝本紀云始行月令迎氣樂正月律中大簇二月律中夾鍾三月律中姑洗四月律中仲呂五月律中蕤賓六月律中林鍾七月律中夷則八月律中南宮九月律中無射十月律中應鍾十一月律中黃鍾十二月律中大呂東觀記曰元和以來音戾不調復修如舊

按本紀陽嘉元年秋七月史官始作候風地動銅儀章懷注曰時張衡爲太史令作之知是書修復如舊者亦張衡爲之按六十律以準調音之法唯待詔候鍾律嚴崇能知之自建初五年崇與馬防等成書後

後四載元和元年時崇已卒卽無人曉準法故殷彤
上言云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東觀記亦云元
和以來音戾不調蓋至是始修復之此是張衡重修

本燬

蔡邕劉洪律歷志

邕成邊上章有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
當撰錄先治律歷以籌算爲本天文爲驗請太史舊注
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爲無窮
法道至深微不可獨議郎中劉洪密于用算故臣表上
洪與其參思圖牒尋繹度數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遂放
邊野

續漢律歷志論曰光和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
續律歷志邕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爲算述敘三光今
攷論其業義指博通術數略舉是以集錄爲上下篇
晉書律志序曰蔡邕又記建武以後言律呂者至司馬
紹統采而續之

晉書歷志序曰光和中乃命劉洪蔡邕共修律歷其後
司馬彪因之以繼班史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劉昭注補志序云律歷之篇仍
乎洪邕所構則續漢律歷志卽邕與劉洪書也文選新
刻漏銘注引蔡邕律歷志

歷議六篇

續漢書歷志編目其一曰賈逵論歷其二曰永元論歷
其三曰延光論歷其四曰漢安論歷其五曰熹平論歷
其六曰論月食

按洪邑分此六篇或即依當時所存歷議之次序故擇以著錄

按東漢歷議光武時有太僕朱浮議太中大夫許淑
等議明帝時有待詔楊岑張盛景防鮑鄴等議太史
待詔董萌議詔下三公太常雜議章帝時有治歷編
訖李梵衛承李崇太尉屬梁鮪司徒屬嚴助太子舍
人徐震鉅鹿公乘蘇統等議和帝時有太史令玄等
議傅安等議典星待詔姚崇并畢等十二人議太史
待詔張隆議

按此似即張盛

左中郎將賈逵議又接記靈帝

時治歷郎宗整部太子舍人馮恂太史令單颺議此

皆議四分歷及九道術者也遠論集狀故謂之賈逵
論歷 和帝時則有待詔太史霍融太史令舒承梵
等議此皆議漏刻者也謂之永元論歷 安帝時則
有中謁者單誦河南梁豐尙書郎張衡周興侍中施
延等議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河南尹祉太子舍
人李泓等四十人議太尉劉愷等八十四人議尙書
令陳忠議此皆議甲寅元廢術及太初歷者也謂之
延光論歷 順帝時則有尙書侍郎邊韶議詔書下
三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歷宗祈等議此議四
分歷之得失者也謂之漢安論歷 靈帝時則五官
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晁議詔書下三府與儒林

明道者會司徒府議郎蔡邕大尉陳耽司徒袁隗司
空許訓議此皆議光晃甲寅元廢術者也謂之熹平
論歷 其論月食則和帝時蒙公乘宗紺議太史令
巡議靈帝時常山長史劉洪太史部郎中劉固舍人
馮恂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舍人宗誠誠兄整議太
常就耽上選侍中韓說博士蔡較右郎中陳調萬年
公乘王漢等議此皆議紺固恂誠漢五家月食術及
劉洪七曜八元諸雜術者也綜謂之論月食

右律歷并歷議

張衡算罔論

衡始末具經部禮類

范書本傳衡再遷爲太史令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

言甚詳明

章懷太子曰衡集無算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算之因名焉

阮元壽人傳論曰章懷太子稱衡集無算罔論蓋其論已亡失矣九章算術注云張衡算又謂立方爲質立圓爲渾其算罔論之遺文與按九章算術注有東萊徐岳漢魏時人又有劉徽魏晉時

人此二家爲最先

劉洪九京算經

唐釋慧琳大藏音義卷六云十二京者數法名也謹按

劉洪九京算經從一至載數法之名有十五等京當第八千萬億北京按當云一十八千萬億北京此有脫文

按蔡中郎稱洪密于用算此九京算經當是九章算
經之誤東萊徐岳受乾象術于劉洪而岳有九章算
經之注意岳亦并受九章于洪而更爲之注歟則洪
有九章算經注在岳之先也

王粲算術

粲始末具經部書類

魏志本傳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

右算數

右歷算類凡五門綜二十八部

何休風角注

休始末具經部春秋類

何休六日七分注

范書儒林傳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

不與守文同說

范書郎顛傳注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
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
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爲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
分也

按前代翼奉有風角要候風角烏情風角雜占五音
圖京房有風角要占風角五音占周易飛候六日七
分等書並見隋經籍志言風角六日七分者以此兩
家爲最著何劭公所注亦大抵此兩家之書

鄭玄九宮經注三卷

鄭玄九宮行基經注三卷

鄭玄九旗飛變一卷

范書張衡傳衡以圖緯處妄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又曰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注引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于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于坤宮自此而從于震宮自此而從于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于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于乾宮又自此而從于兌宮又自此而從于艮宮又自此而從于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

于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于坎宮始終于離宮也

隋書經籍志九宮經三卷鄭玄注九宮行棊經三卷鄭
玄注唐經籍志九宮行棊經三卷鄭玄撰九旗飛變一
卷鄭玄撰李淳風注藝文志鄭玄注九宮行棊經三卷
李淳風注鄭玄九旗飛變一卷

鄭珍鄭學錄曰按九宮九旗皆風角占候家言康成少
好隱術宜其緒餘有此

按隋志鄭注九宮經三卷之前有黃帝九宮經一卷
鄭注九宮行棊經三卷之前有黃帝四部九宮五卷
鄭氏所注或卽其本漢志著龜家有任良易旗七十
一卷此九旗飛變似卽其類

又按此三書本傳不載
疑後人從易緯注中析

者出

陸績注京房易傳三卷積算雜占條例一卷

績始末具經部易類

通志藝文略易家易傳三卷漢京房傳吳陸績注

陳振孫書錄解題易家京房易傳三卷積算雜占條例

一卷吳鬱林太守陸績公紀注京氏學廢絕久矣所謂

章句者既不復傳而占候之存于世者僅若此校之前

志什百之一二耳今世術氏所用世應飛伏游魂歸魂

納甲之說皆出京氏

四庫子部術數類提要曰京氏易傳三卷漢京房撰吳

陸績注其書雖以易傳爲名而絕不詮釋經文亦絕不

附合易義又簡明目錄曰京氏書凡十四種今佚十三

惟此書以近正得傳今世錢卜之法實出于此

按此似卽隋志易家十五卷中之佚存者

右注述前代書凡三家七部

崔篆周易林六十四篇

范書崔駰傳駰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侍御
史生子舒歷四郡太守舒小子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
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遂投劾
歸莽嫌諸不附己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以佞巧
幸于莽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
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綬繅于新世後以篆爲建
新大尹不得已到官三年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建言

之者幽州刺史又舉象賢良象自以宗門受莽僞寵慚

魏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

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

范書儒林孔僖傳僖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爲不

吉僖果在縣三年卒駰象之孫也

唐書經籍志崔氏周易林十六卷藝文志崔氏周易林

十六卷注云崔象

李石續博物志曰後漢崔象著易林六十四篇或曰卦

林或曰象林

張滿周易林七卷

唐書經籍志周易林七卷張滿撰藝文志張滿周易林

七卷

經義攷曰張滿未詳何代人唐志列于許峻之前按華陽國志公孫述劉二牧志曰述移檄中國稱引圖緯以惑眾世祖報曰近張滿作惡兵圍得之歎曰爲天文所誤恐君復誤也似卽此張滿東漢初人

伏萬壽周易集林十二卷

隋書經籍志周易集林十二卷京房撰七錄云伏萬壽撰唐藝文志伏氏周易集林一卷

經義攷曰太平御覽引集林文云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爲雨得陽不雨其爻發變得坎爲雨得離不雨坎化爲巽先雨後風

按經義攷載此書于崔篆之前以爲兩漢間人范書

儒林伏恭傳恭子壽官至東郡太守疑卽伏萬壽其書大抵集費直焦贛京房諸家林占之說以爲書或專集京氏一家之語故隋志以爲京房撰七錄以爲伏萬壽撰也

許峻易新林十卷

范書方術傳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占卜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于世

隋書經籍志易新林一卷後漢方士許峻等撰梁十卷唐經籍志周易新林一卷不著撰人藝文志同

許峻易災條二卷

隋書經籍志易災條二卷許峻撰

經義攷曰北堂書鈔引許氏易災條云母病腹脹蛇在井旁當破餅甕井沸蛇浮五色玄黃又初學記引易災條云井中有魚似蟲出流若當井沸五色玄珠蓋亦焦氏易林類也

許峻易要決三卷

隋書經籍志易決一卷許峻撰又梁有易要決三卷亡許峻易雜占七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易雜占七卷許峻撰唐經籍志許氏周易雜占七卷許峻撰藝文志同

周易版詞一卷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周易版詞一卷不知名氏當是漢魏以前人所爲其閒官名皆東京制也

右林占之屬凡五家八部

景鸞興道一篇鸞始未具經部易類

范書儒林傳又鈔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又曰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

按梓潼人士贊云撰禮略河洛交集風角雜書月令章句以爲撰風角雜書似不及范書爲得其實今不從之

王景大衍玄基景始未具農家類

范書循吏傳初景以爲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于蓍龜而眾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眾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堪輿日相之屬適于事用者集于大衍玄基云

楊由其平書十餘篇

由始末具兵家類

范書方術傳由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

張衡黃帝飛鳥歷一卷

衡始末具經部禮類

隋書經籍志黃帝飛鳥歷一卷張衡撰唐經籍志同藝文志張衡黃帝飛鳥歷一卷

按此或張平子敘述黃帝之說故稱黃帝飛鳥歷風

角鳥情之類歟

烏鳴書

魏志管輅傳注輅弟辰爲輅別傳敘曰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爲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烏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沒之際好奇不哀喪者盜輅書惟餘易林風角及烏鳴書還耳

按晉辰在魏時言烏鳴書世所共有則漢時已有之隋志注云梁有和菟鳥鳴書一卷亡和菟不知何時人豈卽管公明所見者歟

王喬解鳥語經一卷

喬始末見史部雜傳記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王喬解鳥語經一卷

王喬鳥情占一卷

隋書經籍志鳥情占一卷王喬撰唐經籍志鳥情占一

卷不著撰人藝文志同

按范書方術傳載葉令王喬事而史通雜記篇云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卽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爲葉令嘗飛鳧入朝及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所通而收流俗怪說旣而宋求漢事旁取令升之書原注謂范曄後漢書編簡一定膠漆不宜故令俗之學者說鳧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遮彼虛詞成

茲實錄據此則葉令王喬者在漢時應仲遠已駁之
范復取搜神記之說以入史其人有無不可知其書
眞僞更無從而知之然俗說起于應仲遠之前則此
等書當亦起于其時今姑過而錄之

太史百忌歷

范書蔡邕傳熹平六年七月邕上封事條宜所施行七
事其一曰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
于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
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
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污屢生忌故竊
見南郊齊戒未嘗有廢至于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

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于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云云

司馬彪續漢百官志注太史令

一人凡國祭祀喪葬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

按蔡中郎所言則漢時太史有禁忌之書審矣隋志有太史百忌歷圖一卷又曰梁有太史百忌一卷亡並不著撰人大抵此類之書

右雜五行書凡七家八部

歷代名書記有王粲造甲開山圖疑別一王粲

瑞應圖二卷

晉崔豹古今注雜注篇孫亮作琉璃屏風鏤作瑞應圖

凡一百二十種

初學記器物部亦引之

隋書經籍志瑞應圖二卷不著撰人

歷代名畫記有古瑞應圖二卷

按吳主孫亮詎漢末未遠其取瑞應圖鏤作屏風則瑞應圖漢時所有又漢畫石刻有武氏石室祥瑞圖

祥瑞圖卽瑞應圖武氏取以刻石在孫亮之前又范

書賈逵傳注引東觀記云章帝時鳳凰麒麟白虎黃

龍神雀白燕等見于郡國者史官不可勝紀又司馬

彪續漢書云孝和時郡國言符瑞八十餘品咸懼虛

妄抑而不宜瑞應圖當作于是時隋志又有瑞圖贊

二卷亦不著撰人似亦出後漢與圖合爲一編又班

武傳云宣帝時天下和平神爵五鳳之闕

婁蒙瑞應則瑞應圖前漢時亦當有之

太史官瑞應記

太史官災異記

續漢百官志曰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
歷凡歲將終奏新年歷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
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

郗萌奏災異一卷

萌始末具經部議緯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秦災異一卷後漢郎中郗萌撰亡

按隋志不引七錄是書之後又有後漢災異十五卷

不著撰人疑亦後漢人書

此或從春秋災異析出者或秦爲奏字之誤

應劭建武以來災異

劭始末具史部正史類

續漢五行志序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

侍譙周並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

按五行志劉昭注數引應劭曰風俗通曰蓋編入風俗通義中故錢氏大昕嚴氏可均輯風俗通佚文并輯此篇附于後兩家所輯並同凡二十一條

右祥異凡五家五部

右五行家凡四類綜二十家二十八部

涪翁鍼經

涪翁診脈法

范書方術郭玉傳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于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閒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脈法傳于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

之高亦隱跡不仕

郭玉經方頌說

范書方術傳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少師事涪翁弟子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測之術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年老卒官

常璩廣漢人士贊郭玉字通直新都人也明方術伎妙用鍼作經方頌說官至太醫丞校尉

李助經方頌說

常璩梓潼人士贊李助字翁君涪人也通方名校醫術作經方頌說名齊郭玉

蔡邕本草七卷

邕始末具經部禮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蔡邕本草七卷亡

張仲景傷寒卒病論十六卷

宋林億校上傷寒論序曰名醫別錄云仲景南陽人名
機仲景其字也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以宗族二百餘
口建安紀年以來未及十年稔死者三之二而傷寒居
其七乃著論二十二篇證外台三百九十七法除重複

定有一百一十二方

四庫提要曰當作一十三方原本誤作一十二

湖廣舊志方伎傳張機字仲景棘陽人學醫于同郡張
伯祖盡得其傳靈帝時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少時與
同郡何顒客游洛陽顒謂人曰仲景之術精于伯祖著

傷寒論十卷行世華陀讀而喜曰此真活人書也又著金匱玉函經推爲醫中亞聖又曰晉王叔和纂次仲景傷寒論爲三十六卷行于世

隋書經籍志梁有張仲景辨傷寒十卷亡唐藝文志張仲景傷寒卒病論十卷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傷寒論十卷漢長沙太守南陽張機仲景撰建安中人其文辭簡古奧雅又名傷寒卒病論凡一百一十二方古今治傷寒者未有能出其外者也

南昌喻昌尙論篇曰張仲景著卒病傷寒論十六卷其卒病論六卷已不可復睹卽傷寒論十卷亦劫火之餘

僅得之口授其篇目先後差錯賴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爲校正云云

西庫提要曰喻昌作尙論篇于叔和編次之外序例之謬及成無已所注林億等所校之失攻擊尤詳皆重爲考定自謂復長沙之舊本其書盛行于世然叔和爲一代名醫又去古未遠其學當有所受無已下斯一帙研究終身亦必深有所得未可概從屏斥盡以爲非

按喻氏言則隋唐志及陳錄所載但有傷寒論十卷其平病論六卷梁時已無存矣卒讀如卒然之卒

張仲景金匱玉函經八卷

龜氏讀書志曰金匱玉函經八卷漢張仲景撰晉王叔

和集設答問雜病形證脈理參以療治之方仁宗朝王洙得于館中用之甚效合二百六十二方

按此乃王洙于館閣蠹簡中得之之原本洙錄爲三卷上卷論傷寒中論雜病下載其方併療婦人名曰金匱玉函要略見陳氏書錄解題而陳錄又言今書仍其舊名云云則又非王洙所錄之舊此八卷本康熙時有重刊本日本國人經籍訪古志載之

張仲景方十五卷

隋書經籍志張仲景方十五卷注云仲景後漢人唐日本國人見在書目張仲景方九卷唐經籍志張仲景藥方十五卷王叔和撰藝文志王叔和張仲景藥方十五

卷

按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引皇甫謐曰仲景論伊尹湯液爲十數卷按漢志經方家有湯液經法三十二卷仲景所論定者蓋卽是書舊或有伊尹姓名七略以其不類削之歟

張仲景療婦人方二卷

張仲景評病要方一卷

隋書經籍志張仲景療婦人方二卷又曰梁有張仲景評病要方一卷

張仲景五藏論一卷

張仲景口齒論一卷

張仲景療黃經一卷

張仲景脈經一卷

崇文總目五藏論一卷張仲景撰又曰張仲景口齒論一卷宋史藝文志張仲景療黃經一卷通志藝文略張仲景脈經一卷

按湖廣志言王叔和纂次仲景書爲三十六卷今據隋唐宋志暹氏志通志略所載凡九種四十六卷其中重複互見不可知已

衛汎四逆三部厥經一部

衛汎婦人胎藏經一卷

衛汎小兒顛頤經方一卷

太平御覽七百二十二引張仲景方序曰衛汎好醫術少師仲景有才識撰四逆三部厥經及婦人胎藏經小兒願願方三卷皆行于世

華陀方十卷

華陀觀形察色并三部脈經一卷

華陀枕中灸刺經一卷

華陀內事五卷

范書方術傳華陀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萁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之法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于方藥處齊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鍼灸不過數處

若疾發結于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剝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劫愈一月之閒皆平復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鍼隨手而差爲人性惡難得意且恥以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赦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苟或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強與索火燒之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

魏志本傳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

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

令此兒疆死也

按魏志武文世王公傳鄧哀王冲字倉舒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病亡則佗之被

殺在先

隋書經籍志華佗方十卷吳普撰佗後漢人又曰華佗

觀形察色并三部脈經一卷又曰華佗枕中灸刺經一

卷又曰梁有華佗內事五卷亡唐經籍志華氏藥方十

卷注云華佗方吳普撰藝文志吳普集華氏藥方十卷

注云華佗

華佗五禽訣一卷

范書方術傳廣陵吳普從佗學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能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蹠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章懷太子曰佗別傳曰吳普從佗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爲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巖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耳不聾目不冥齒牙完堅飲食無

損

宋史藝文志道家華佗老子五禽六氣訣一卷

華氏中藏經一卷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中藏經一卷漢譙郡華佗元化撰其序稱應靈洞主少室山鄧處中自言爲華先生外孫莫可攷也

孫星衍刻書序曰華氏中藏經見鄭譙通志藝文略爲一卷書錄解題同云譙郡華佗元化撰今世傳本有八卷吳勉學刊在古今醫統中余在都見趙文敏手寫本卷上卷下失其中卷後在吳門見周氏所藏元人寫本亦稱趙書具有上中下三卷合前後二本校勘明本每

七
卷之三
三

篇脫落外誤有數百字其方藥名件次序分量俱經後人改易或有刪去其方者今以趙寫兩本爲定此書文義古奧似是六朝人所撰非後世所能假託鄧處中之名不見書傳其序疑僞作

按華元化一卷書已自焚于獄中隋志所載四種及五禽訣大抵皆其弟子吳普樊阿李諧之等所撰錄中藏經則又以後人綜錄其書爲一裘者御覽八百六十七引華佗施論曰苦茶久食益意思不知在何書中

鄭玄漢宮香方注
玄始末具經部易類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漢宮香方鄭康成注沈水香二十

四銖昔石蜜復湯鷲銅鐵輩皆病香以指嘗試飲則

已南海賈胡貴一種香木末如密房色澤正黃可減甲

以寒水炭四焙之青木香十二之一可酌省之雞舌香

以其子勿以其母青木香用二錢合搗如泥沈水得變

蜜煙黃而氣鬱投初鷲密中媒使相悅闕以黃整密隙

陷不律地糝之一月中許出之投龍腦六銖麝損半一

鑑注如芡子薰鬱鬱略聞百步中人也今大官加密鬱

紅螺加麝外家效之以珠曠此方魏道甫按魏泰字道輔也強

記面疏以示洪炎玉父意其失古語其後相國寺庭中

買得古葉子書雜鈔有此注改正十餘字

四庫雜家雜說類提要曰墨莊漫錄十卷宋張邦基撰

南北宋閒人也其書多記雜事亦頗及攷證如鄭玄注漢宮香方之類亦頗資博識宋人說部之可觀者也鄭珍鄭學錄曰按方與注文詞簡奧墨莊得之洪氏復買古鈔中有之則非道輔偽造可知觀此不獨見康成有許多精力益足信其無一物不知也

右醫家類凡八家二十四部

殿閣畫贊五十卷

隋志集部總集篇畫讚五卷漢明帝殿閣畫魏陳思王讚梁五十卷唐經籍志史部雜傳類畫讚五十卷漢明帝撰藝文志雜傳記類漢明帝畫讚五十卷

張彥遠名畫記敘畫之興廢曰漢明雅好丹青別開畫

室又敘畫之源流曰是以漢明宮殿贊茲粉繪之功又

曰馬后女子尙願戴君子唐堯

事見藝文類聚七十
四引陳思王畫贊序

又述古之祕畫珍圖曰漢明帝畫宮圖五十卷第一起
庖犧五十雜畫讚漢明帝雅好畫圖別立畫官詔博洽
之士班固賈逵輩取諸經史事命尙方畫工圖畫謂之
畫讚至陳思王曹植爲贊傳

按初學記職官部引蔡質漢官典職曰尙書奏事于
明光殿省中畫古烈士重行書贊蓋每圖有贊故曰
畫贊班賈諸儒所作也至陳思王又繫以小傳故張
彥遠云曹植爲贊傳贊後而繫以傳也隋志稱陳思
王贊非是

南宮雲臺功臣列將圖

范書列傳第十二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
列宿未之詳也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
十八將于南宮雲臺其外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
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范書馬援傳永平初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
名臣列將于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
言于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

天竺釋迦立像

隋書經籍志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于朝
而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經

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僧之來也
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于洛陽雍同西以處之其經
緘于蘭臺石室而又畫像于清源臺及顯節陵上
梁釋慧皎高僧傳蔡愔又于西域得畫釋迦像是優填
王栴檀像師第四作也既至洛陽明帝卽令畫工圖寫
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

鴻都門學圖

范書靈帝本紀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生章懷
太子曰其中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召能爲尺牘辭賦
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焉又蔡邕傳云光和元
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張彥遠名畫記敘畫之興廢曰靈帝勅立鴻都學以集
奇藝天下之藝雲集又述古之祕畫珍圖曰鴻都門圖
圖孔聖七十子又曰劉巨楊魯並光和中畫手持詔尙
方畫于洪都學二人並見謝承後漢書

鴻都文學圖贊

范書酷吏陽球傳球拜尙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
有敕中尙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
立贊以勸學者案松覽等皆出于微蔑斗筭小人臣聞
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鑿子小
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
觀足以宣明聖化顯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

不省

益州禮殿圖

宋沈作喆寓劄曰王逸少帖云成都學有文翁高朕石室及漢太守張收畫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

弟子畫皆精妙可觀

任預益州記文翁學堂經火災朕修葺繕立圖書聖賢古人象及禮

器瑞物

玉海五十七引益州記云成都學有周公禮殿舊記云漢獻帝時立又曰益州太守高朕修周公禮殿記初平五年九月

洪适隸釋曰益州太守高朕修周公殿禮記今在成都朕再作石室在文翁石室之東又東卽周公禮殿規模

古質井斗異制柱皆削方上狹下廣刻記于東南之一柱亦木爾歐陽氏以爲文翁石柱記者誤也自興平甲戌至于乾道丁亥千有三年殿宇歸然如故由唐顯慶以來以孔子爲先聖今禮殿無周公像矣政和中郡守席貢有請詔封文翁爲廬江伯高朕爲陳留伯在從祀之列云

宋祁文翁祠碑云公爲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像殿右廡作石室舍公像其中後人又作高朕像偶公室

按隋志史部雜傳篇有蜀文翁學堂像題記二卷舊新唐志有益州文翁學堂圖一卷並不著撰人皆此

類之書張彥遠名畫記敘畫之源流曰蜀郡學堂義
存勸戒之道亦卽謂此圖也

劉裒雲漢圖

劉裒北風圖

張彥遠名畫記劉裒漢桓帝時人曾畫雲漢圖人見之
覺熱又畫北風圖人見之覺涼官至蜀郡太守見孫暢
之述畫記及張華博物志

按雲漢北風皆取詩人之意而爲圖猶世之有幽風
圖也故經義攷列之詩類中張氏樹蜀典故事篇謂
楊由兵雲氣圖卽劉裒雲漢圖非也

蔡邕赤泉侯畫贊

邕始末見經部禮類

蔡邕講學圖

蔡邕小列女圖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曰邕工書畫靈帝詔邕書赤泉侯

五代將相子省

注云喜震叔節賜彪謂楊喜楊震楊秉楊賜楊彪五人也

按叔節楊秉字

兼命爲贊及書邕書畫及贊皆擅名于代時稱三美見

東觀漢記及孫暢之述畫記又曰有講學圖小列女圖

傳于代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曰古之祕畫珍圖雖不能盡見

其蹟前人載之甚詳典範如毛詩圖爾雅圖其次則後

漢蔡邕有講學圖

按劉向別錄云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畫

之于屏風四堵此列女傳圖之大者也米芾畫史云
今士人家收得唐摹顧筆謂晉顧列女圖至刻板作
扇皆是三寸餘云云此所謂小列女圖也蓋本之蔡
中郎今僕徵阮氏重刊宋本圖繪列女傳是其遺槩
之彷彿者

趙岐壽藏畫贊

岐始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曰岐京兆長陵人多才藝善畫自
爲壽藏于邳城畫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人居賓位自
居主位各爲贊頌獻帝建安六年官至太常卿見范曄

東漢書

楊修西京圖

楊修嚴君平像

楊修吳季札像

范書楊震傳震引農華陰人也中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彪子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操忌修且以袁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注引續漢書曰時年四十五

魏志陳思王傳注魚豢典略曰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臨苗侯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後漏泄言教

交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
晚也其意以爲坐曹植也修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曰楊修有西京圖嚴君平像吳季
札像並晉明帝題字傳于代

麒麟鳳凰圖像

洪适隸釋曰麒麟鳳凰碑凡二石其像高二尺餘圖寫
甚有深意所題四字頗大漢代鳳凰集郡國頗有之惟
麒麟不多見耳此刻亦猶李翕黃龍白鹿碑之類也又
有山陽麟鳳碑二物其一石其像小于此碑像下有贊
云天有奇鳥名曰鳳凰時下有德民富國昌黃龍嘉禾
皆不隱藏漢德巍巍分布宣揚又云天有奇獸名曰麒

麟時下有德安國富民忠臣竭節義以修身闕愆采善明明我君碑陰有記云永建元年山陽太守河內孫君新刻瑞像最後有銘辭皆篆文也

洪适隸續曰麒麟鳳凰碑各以二字題其上漢人所圖二瑞獨此最爲奇偉

孝堂山石室畫像

青浦王昶金石萃編曰石室三間在肥城縣畫象共十幅石高廣尺寸不一

阮元山左金石志陽曲申太令兆定云孝堂山畫像舊說是郭巨石室案諸家金石書載李剛魯峻武氏皆有石室畫象大都雕刻聖賢故事及其人所歷官職此畫

象中騶騎步卒大車屬車鼓車儀衛甚都雖無題識要
非郭巨墓中所應有而斬馘獻俘覆車墮河二段亦非
無謂而作覆車著戒固是古人用心然一車兩馬騶從
如雲非泛常可比意者卽爲墓中人實錄未可知也元
案此論甚確前幅永建題字有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
之語賢明乃感頌之辭似非爲郭巨而作後人失傳以
堂近郭墓遂皆沿爲郭巨之墓耳

故從事掾武梁祠堂畫像

趙明誠金石錄武氏石室畫象五卷武氏有數墓在今
濟州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聖賢畫象小字八分
書題記姓名往往爲贅于其上文詞古雅字畫遒勁可

喜故盡錄之以資博覽

洪适隸釋武梁祠堂畫象所畫者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婦各以小字識其旁有爲之贊者其事則史記兩漢史列女傳諸書合百六十有二人有標題者八十七人共十一人磨滅不可辨又有鳥獸草木車蓋器皿屋宇之屬甚眾趙德夫則云武氏石室畫像而不能辨此畫爲武氏誰人冢前者予案任城有從事掾武梁碑以威宗元嘉元年立其辭云孝子仲章季章季立孝孫子儵躬修子道竭家所有選擇名石南山之陽掘取妙好色無斑黃前設壇墀後建祠堂良匠衛改雕文刻畫羅列成行攄騁技巧委蛇有章似是謂此畫也故予以武

梁祠堂畫象名之

王昶金石萃編武梁祠堂畫象共三百今在嘉祥縣武宅山所畫人物衣冠車馬室屋臺殿樓閣鳥獸花木之類細筆鉤勒極工緻而又極古樸且能狀其情事神吻

畢肖金石錄云五卷者以搨本分裝爲五卷也

係星衍寶字訪

碑錄云孔子見老子畫象原在嘉祥武宅山黃小松移濟寧州學

武氏祠左石室畫象

王昶金石萃編畫象共十石惟第一石有題字今在嘉祥武宅山

阮元山左金石志武氏左石室畫象乾隆己酉秋李鐵橋等平治祠基時所得

武氏祠前石室畫象

武氏祠後石室畫象

武氏祠南道旁畫象

武氏祠東北墓間畫象

王昶金石萃編武氏前石室畫象共十五石三石無字
今在嘉祥縣武宅山尚有後石室畫象九石祠南道旁
祠東北墓間畫象各一石皆無題字

阮元山左金石志武氏前石室畫象刻古帝王忠孝烈士奇跡皆同武梁畫象亦用分書題識其名惟不作韻語耳

武氏祠石室祥瑞圖

王昶金石萃編武氏石室祥瑞圖畫象其二石今在嘉
祥武宅山第一石畫三層題字共十六榜第二石畫三
層題字者二層共二十三榜

錢塘黃易跋曰武梁石室殘石三刻人物鳥獸有小人
分書標題其語句孫氏瑞應圖及宋書符瑞志所載約
略相同東漢崇尚圖讖故圖刻乃爾石背若瓦脊是爲
石室之頂其內題刻可以仰觀也是刻前人著錄所未
及嘉祥縣志云石室內刻伏羲以來祥瑞所指卽此因
名之曰武氏祠祥瑞圖

王昶又曰案武氏之有碑者梁也斑也榮也其見于石
闕銘者則有始公綏宗景興開明其見于梁碑者有仲

章季章季立子儵東漢武氏閼閼之盛略可概見而范

書中無一語齒及良可怪也

按梁字綬宗故從事開明吳郡丞斑字宣張敦煌長

史榮字舍利執金吾丞宛州刺史部濟陰郡人也

故武都太守李翁池池五瑞圖

曾鞏南豐集漢五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翁伯都西狹頌
建寧四年立也稱翁嘗令池池治峭嶽之道有黃龍白

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理之祥皆圖

畫其像刻石在側錢大昕金石文跋尾曰李翁在武都吏民立碑頌德不一而足而後漢書

皇甫規傳稱屬國都尉李翁多殺降羌倚恃權貴不尊法度規到官條奏其罪蓋後來治行或激于前而石刻

亦容有器美也

大輿翁方綱兩漢金石記曰隸釋隸續皆題曰李翁五

瑞碑實則西狹頰磨崖畫像其字亦一手所書也蓋以別記其電池之事故別爲標題也

王昶金石萃編曰李翁電池五瑞圖磨崖高六尺八寸五分廣四尺二寸圖上方左一龍右一鹿下方左二樹交枝繫結中一禾九莖右一樹樹下一人手執物上承之象題字六處曰黃龍曰白鹿曰嘉禾曰木連理曰甘

露降曰承露人圖後題字二行圖下題名三人今在成都

按題名上祿上官正楊剛下辨李京蓋卽此三人所縣刻也李京與西狹頰題名之李虔李晏李遂李瑾同爲下辨巨族而李虔疑卽續服氏通俗文者

故荊州刺史李剛石室畫象

酈道元水經注鉅野黃水南有荊州刺史李剛墓剛字

叔毅山陽高平人熹平元年卒有祠堂石室三間四壁
隱起雕刻君臣宮屬龜龍麋鳳之文飛禽走獸之象作
制工麗不甚傷毀

洪适隸續曰酈氏所載古碑百餘惟李剛魯峻二墓有
圖畫

故司隸校尉魯峻石室畫像

趙明誠金石錄曰碑云君諱峻字仲巖山陽昌邑人酈
道元注水經引戴延之西征記曰焦氏山北金鄉山有
漢司隸校尉魯恭冢冢前有石祠堂中四壁皆青石隱
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節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
像像邊皆刻石記之今墓與石室尙存惟此碑爲人葺

至任城縣學矣余嘗得石笋所刻畫像與延之所記合
及其他地理書如方輿志寰宇記之類皆作峻惟水經
誤轉寫爲恭爾

劉村洪福院畫像

王昶金石萃編周公輔成王畫象共三石畫三層下層
題字共三榜今在嘉祥縣劉村

偃師武億授堂金石跋漢隸字源載成王周公畫象多
齊魯間漢公卿墓中物近黃小松得之汶上兩城山足
徵婁氏說非誣

焦城村畫象

王昶金石萃編周王齊王畫象共二石今在嘉祥縣焦

城村第一石畫三層惟上層有題字一榜第二石畫三層惟中層有題字一榜

射陽石門畫象

王昶金石萃編孔子見老子畫像其二石畫三層上層

題字其三榜今在寶應縣射陽聚

又曰門人汪中來書云寶應東七十里射

陽聚爲漢射陽古城多古
墓曰雙墩者有石門畫像

按漢畫石刻蜀中及山左出土爲多見于酈道元以下諸家著錄者尙有三數十然多無題識亦或殘碎不成章段今但錄最著以見大凡

右畫之屬凡三十目

北海敬王陸草書尺牘十首

陸始末具經部春秋類

范滂宗室四王列傳睦又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及寢疾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章懷太子曰說文云牘書版也蓋長一尺因取名焉

東觀記曰睦善草書臨病明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焉

杜度草書

習書衛恆傳恆作四體書勢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書譜引文云杜善作蓋有

所收
易也

唐張懷瓘書斷曰後漢杜度字伯度京兆杜陵人御史大夫延年曾孫章帝時爲齊相善草書雖史游始

草書傳不紀其能又紀其迹刪其神妙其唯杜公蔡邕
勸學篇云齊相杜度美守名篇

唐竇泉述書賦草分章體筆起伯度時君重而立名自
我存而作故竇蒙注云杜操字伯度京兆人終後漢齊
相章帝貴其蹟詔上章表故號章草今見草書五行

云建初中杜度善草見後上章
帝貴其蹟詔後草書上章

按法書要錄載趙壹非草書云

上計振趙壹
詳見別集

余郡士

有梁孔達姜孟頴者皆當世之彥哲也然摹張生之
草書過于希顏焉孔達寫書以示孟頴皆口誦其文
楷其篇翰手上當無怠倦焉于是後生之徒競慕二

賢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爲祕玩其曰張生者謂弘

農張芝師杜度者也守令作篇者言守定杜度作篇

傳寫臨摹也

張芝臨杜度草書
二人又臨張芝

蔡中郎云美守名篇

衛黃門云號善作篇或度所作草書勢有美守善作
等篇目歟梁周興嗣千字文杜蘂鍾隸杜蘂卽指此

崔瑗篆書勢

瑗始末具經部小學字類

崔瑗草書勢

范書崔駰附傳瑗所著有草書勢

唐經籍志經部小學類飛龍篇篆草勢合三卷崔瑗撰
藝文志小學類崔瑗飛龍篇篆草勢合三卷

張懷瓘書斷曰崔瑗字子玉官至濟北相文章蓋世善
章草師于杜度點畫之間莫不調暢張伯英祖述之章

誕云杜氏傑有骨力而字畫微瘦崔氏法之書體甚濃
結字工巧時有不及又曰子玉書遺跡絕少又妙小篆
今有張平子碑又曰子玉草草入神小篆入妙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勢一作體晉書衛恆傳初學記
二十一引草書勢兩條

蔡邕篆勢

蔡邕隸勢

范書本傳蔡邕所著有篆勢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蔡邕篆勢晉書衛恆傳藝文類
聚七十四初學記二十一御覽七百四十九並引之今
見本集又曰隸勢或是衛恆作本集有之姑不刪

按蔡中郎集有隸書勢張懷瓘書斷上卷亦明引蔡

邕隸書勢其文與晉書衛恆傳同特有所刪節耳或

以本傳不載隸勢遂以隸勢爲衛恆作疑本集誤收

今攷衛恆撰四體書勢惟首一段汲冢古文以前賢

無作古文書勢者故恆自作之謂之字勢其他篆隸

二體皆取蔡邕篆勢隸勢章草一體則取崔瑗草書

勢故其言曰魏不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古

無別名謂之字勢其下邕作篆勢曰云云又其下作

隸勢曰云云作字上或攷去邕字或蒙上文省去邕

字要皆邕所作非恆作也

又按衛黃門四體書勢張懷瓘書斷咸附著于篇曰

衛恆古文贊曰蔡邕大小篆贊曰蔡邕隸書勢曰

崔瑗草書勢其文並與晉書同此尤足證明者也

曹喜筆論一卷

北魏江式論書表曰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

張懷瓘書斷曰曹喜字仲則扶風平陵人建初中爲祕書郎篆隸之工收名天下蔡邕云扶風曹喜建初稱善衛恆云喜善小篆異于李斯邯鄲灑師焉

書畫譜引唐元度十體書曰喜善懸鉞法後世行之以題五經篇目又曰喜作垂露篆以青章表奏事謂其點綴如輕露又王羲之筆勢傳曰喜見李斯筆勢悲歎不已作筆論一卷

張芝筆心論五卷

范書張奐傳奐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

張懷瓘書斷曰張芝字伯英燉煌人父煥爲太常徒居弘農華陰伯英名臣之子幼而高操勤學好古經明行修朝廷以有道徵不就故時稱張有道實避世潔白之士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尤喜章草出諸杜度崔瑗龍驤豹變青出于藍又劫爲今草天縱尤異章仲將謂之草聖其章草金人銘可謂精熟至極其草書急就章字皆一筆而成合于自然可謂變化之極其行書則二王之亞也又善隸書以獻帝初平中卒伯英章草草行人神隸書入妙

書畫譜引書勢傳曰芝見蔡邕作筆勢遂作筆心論五篇

右書之屬凡六家八部

蔡倫造紙法

范書宦者傳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結事宮掖建初中爲小黃門和帝卽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後加位尙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于人倫乃造意用樹屑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

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在
宿衛封爲龍亭侯後爲長樂太僕以初受貨后諷言誣
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帝敕使自致廷尉飲藥死國除張

漢州記曰未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曰云是春紙日也則倫是桂陽耒陽人也

初學記文部古者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名曰幡
紙故其字從絲貧者無之或用蒲寫書至後漢和帝元
興中常侍蔡倫劉故布擣鈔作紙又其字從巾魏人河
間張揖上古今字詁其巾部云紙今帛則其字從巾之
謂也一云倫擣故魚網作紙名網紙後人以生布作紙
絲縆如麻名麻紙以樹皮作紙名楮紙注云見董巴記
及博物志

按漢書賈逵傳與漢書同逵一通簡竹簡
紙即此所謂幡紙仍是縑帛時蔡侯紙尚未

也出

按史言元興元年奏上云云者上其所造之帛并奏其意造之法欲使天下齊同其製從而用之其事固可想見也當時或纂入尚方故事中

又據自古書異以下云云似即

據其本奏中語

班固弈旨一篇

開始末見博部小器類

藝文類聚巧藝部晉曹摅圍棋賦序曰昔班固造弈旨之論馬融有圍棋之賦擬軍政以爲本引兵家以爲喻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班固弈旨藝文類聚七十四太平御覽七百五十三古文苑並引之

按類聚引文稍多御覽所引更略然末後三語爲類

聚所無知與古文苑所載皆非其全文也

應瑒奔勢一篇

魏志王粲附傳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
學粲與汝南應瑒字德連並見友善太祖辟爲丞相掾
屬轉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建安二十二年卒
裴松子注引華嶠司馬彪書曰瑒祖奉延熹中至司隸
校尉子劭官至泰山太守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卽瑒
之父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應瑒奔勢藝文類聚七十四太
平御覽七百五十三並引之

按類聚御覽所引亦非其全文前史有善錄嘯旨書

勢者故今亦以奔自奔勢別著于篇

梁基彈碁經一卷

真事出其史部雜傳記類

范書梁統附傳翼爲人裁能書計少爲貴戚逸游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碁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鬪雞

章懷太子曰藝經曰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爲之

宋史藝文志梁冀彈碁經一卷

按本傳言冀善彈碁容有是作前史或并入他人書故不顯至宋始明著于錄夫冀之爲冀後世亦未必有人官嫁名于彼者矣

右雜藝之屬凡四家四部

馬援銅馬相法

援始末具史部故事類

范書本傳援好騎善別名馬于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
爲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
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
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
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
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當師事子
阿受相馬骨法攷之于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
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于生馬則骨法難
備具又不可傳之于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

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于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鞞中帛氏口齒謝氏髻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于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

按傳注引援銅馬相法又御覽八百九十六引馬援銅馬相法尤詳又董卓傳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則此馬毀于董卓隋志五行家梁有關中銅馬法二卷亡疑合東門氏馬氏爲一書

相馬經

相印經

相笏經

魏志夏侯玄傳注魏氏春秋引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
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

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

陳羣字長

文韋延字仲將

按相牛經相馬經並出前漢已錄人漢志拾補此三
書或當出後漢故錄于此

左慈助相規誠一卷

助字當是形字之刊誤

范書方術傳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
空曹操坐操懷不喜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
霍然不知所在或見于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

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于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羣莫知所取焉

章懷太子曰魏文帝典論論卻儉等事曰潁川卻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名善行氣老而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爲軍吏云云

隋蕭吉五行大義論人配五行篇左慈相訣云人頭員以法天足方以象地左目爲日右目爲月左眉爲青龍右眉爲白虎鼻爲句陳伏犀爲朱雀玉枕爲玄武又云前爲朱雀後爲玄武左爲青龍右爲白虎是曰四體頭爲句陳是身之主又曰左耳後爲太山右耳後爲華山額爲衡山頂後爲恆山鼻爲嵩高山

崇文總目道書類左慈真人助相規戒一卷

宋史藝文志五行家左慈助相規戒一卷

按蕭氏引左慈相訣知左慈實有其書矣至宋猶傳
此一卷附志不著錄者大抵皆彙入眾家相書四十
六卷中

趙炳越方

范書方術傳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
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時遭兵亂疾疫
大起二人遇于烏傷谿水之上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
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谿水水
爲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卽生萑二人相視而笑共行

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百姓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眾收殺之人爲立祠室于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

章懷太子曰抱朴子曰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卽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吳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越方善禁呪也至今江南猶傳趙侯禁法以療疾云

惠棟後漢書補注曰徐登傳出搜神記趙炳搜神記及水經注皆作趙炳抱朴子曰吳越有禁呪之法甚有明效多烝耳孫汝澄曰越方卽封禪書所謂越巫越祝者

也

按隋志五行家梁有太玄禁經一卷似卽此類之書
今俗所謂辰州符祝由科者亦卽其類

右雜術之屬凡六家六部

右雜藝術類凡四種綜四十八目

後漢藝文志卷三